

牧

菴

集

聖



牧庵集卷十

元

姚

燧

撰

廟碑

重修中太一宮碑

勝國昔有中土也作三太一宮太平興國于東南郊慶  
厯于西郊元豐于汴都故隨其方東西中為名中後火  
于崇寧政和復之其東西見毀者豈在金垂亡恐資敵  
用為攻具耶何以知之若熙春閣亦傑構也嘗賦一軍  
令薪之以艱于撤欲火傾之取其餘材束蘊已然或惜



而撲以滅予于中統辛酉屢躋覽焉及觀黔迹故曉中  
太一惟半存者豈異然耶嘗求太一所由楚辭九歌首  
以東皇太一居楚東以配東帝故曰東皇其後漢武感  
神仙亳人繆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其佐曰  
五帝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古者天子以  
春秋祠之東南郊後遣祠官寬舒具太一壇壇三垓五  
帝壇居其下各如其方祭亦曰郊與天地同太牢祝宰  
祠太一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方色今不知五帝謂太  
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耶抑他有是神也淮南子又曰

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至宋太平興國作  
東南郊猶守其舊惟覆壇以屋慶厯元豐作于西中至  
以道流易郊爲醮祠而不殺牲皆異乎古始者近世陰  
陽之流以太一與六壬遁甲爲二式有司設科試之以  
驗其學之精疎卽書以求壬最先出吳王囚越王石室  
將赦之越王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也以告范蠡以爲  
十二月戊寅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後之辰合庚  
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  
卯而賊戊功曹爲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



勝先而臨酉死氣也而尅寅是時尅其日月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變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迹此則壬在春秋世已有其說後讀獨孤及八陣記門具將發然後合戰漫不知其如何因問歷翁孫氏子渠云韜鈴之家惟視三門具不具五將發不發蓋三門謂遁甲之客大主小開休生五將謂監本與主因攷沈括筆談太一之外其九太一各自爲目曰五福天一地一君基臣基民基大遊九氣十神唯太一最尊不可別名止謂之太一三年一移後人遂對大遊而爲之小遊實出誤

加京師東西太一宮正殿祠五福而顧居太一手廡甚爲失序熙寧中初營中太一宮下太史考定神位余時領太史與議爲二殿前祠五福後祠太一各全其尊惟謂三基爲基者由避唐明皇諱而改不能正之仍襲舊云嘗考其制爲殿三重前榜真室中膺慶後太歲今疑真室爲九太一所共膺慶則太一專之如應沈議共以前祠三清事萃九太一于膺慶者豈改于金源氏耶不然天下三清殿榜或直曰三清或曰金闕寥陽無有名真室者亦足證也後陰陽家無太一九氣十神于五福



天地一君臣民三基大遊之外別加文昌飛符始擊計  
神主客叅爲十六神蓋變遁之小者爲叅耳又壬用天  
一貴神者實太一神之一或曰若然是三式相爲用者  
皆出人爲何以推人事吉凶得失無不巧發而奇中皇  
元祝金厯于甲午之歲宮山凋于兵棖棟傾落墻圯崩  
弛風雨震凌牛羊降階知開封府富察君哀之謂非藉  
名德之師疇能以興乃書遣警副董德輝香幣迎致惠  
慈利物至德真人于河朔請主上清及是宮上清由規  
南征撤以造舟真人求得重陽開化真君爲道所廬作

新朝元宮他不暇爲署其徒提點張志夷知宮田志淨  
責使營葺若有緒矣而志夷逝後惟志淨與知宮王志  
實吳志超提點劉道資朱道輝爲之積七十餘年而三  
清殿真室歲君殿周廡庖廩旣美旣完泰定虛白文逸  
真人孫君履道實四傳而嗣其師惠慈之位以有國者  
作之于全盛之時而數子者修之于已壞之後度力校  
財不能萬一其舉贏于時詘瘁盡而智殫久其年而勤  
不少懈迄用有成與國妥神祈天永命惓惓爲心其如  
何也請其友燧宜文諸石遂詩之曰



古有國惟上帝祇羣祀禮秩疇與夷太一名肇見楚辭  
武帝耽惑僿佻思爲壇三垓太一祠大牲一以郊爲儀  
千載勝國乃取師去壇而屋凡三爲兵惟中存東西隳  
存者罅漏風雨闕伊誰哀之曰惠慈來前其徒責繕治  
匹夫位微爲功遲甲子一周一紀奇六子迭守成其虧  
予焉妥神神安怡何必三年始推移願于皇輿歲周馳  
上錫吾君壽無期左右相協帝續熙中爲百辟登陞夔  
瘳共殛咬絕姦欺下與萬方澤羣黎奮張百穀不廩饑  
凡是厥職神所司迺今國家歲禳祈峙焉嶽靈流川示  
自爾豐報當有時

延鰲寺碑

大德八年蒼龍甲辰之秋制移江東憲使臣燧于江之  
西參行省政十月而至裁再閱月嘉平上莖王相峇齊  
自軍中啓遣開成路總管府判官常謙數千里驛致安  
西王教于燧曰吾繇不忘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順  
聖皇后深恩大惠常請于帝求卽六盤興隆池園爲寺  
用資兩聖冥福以永帝之億萬惟年制可加賜黃金兩



計者二百五十楮幣貫計者五萬米石計者千四百五十  
十規制一以都城敕建諸寺爲師而小之又虞衆設顯  
俾有司緩則後功急將罷力命王相阿爾輝身綱維之  
而時其饗勞節其休作經始于元貞丙申省成于大德  
癸卯非託金石將無以白始此者吾之心成此者帝之  
力也汝製寺名而文之碑其令集賢學士劉懸書徵士  
蕭欒篆額燧敬受而伏思之今焉詞垣之臣雲蒸林立  
教不是徵而燧之命實由燧者嘗以文學及侍先王烏  
乎可辭敢上本所自而言曰在昔憲廟大封宗室以世

祖母弟國之關中于後立極之十三年當至元九年詔  
立皇子爲安西王以淵龍所國國之明年至長安營于  
素澹之西毳殿中峙衛士環列車間容車帳間容帳包  
原絡野周四十里中爲牙門譏其入出故老望之眙目  
怵心齋咨嘖嘖以爲有國而來名王雄藩無有若是吾  
君之子威儀盛者其時隄河之外秦固內地教令之加  
于隴于涼于蜀于羌諸侯王郡牧蕃酋星羅碁錯於是  
聞者靡不興金篚帛效馬獻琛輻輳庭下勃磳竭蹶如  
恐或後其大如軍旅之振治爵賞之予奪威刑之寬猛



承制行之自餘商賈之征農畝之賦山澤之產鹽鐵之利不入王府悉邸自有又明年詔益封秦王綰二金印易府在長安者爲安西六盤者爲開成皆聽爲宮邸用不足取之朝廷歲或多至楮幣貫計者百三十萬裁七年而奔其國明年詔遣今王嗣國之四年當十九年益封江西吉州實食之戶六萬五千歲入楮幣貫計者十萬三千春秋之服紵縑爲匹各千嗚呼斯又歷古展親之未聞者于吉王未始至歲惟關中夏則樂其高寒卽六盤居稽諸地者實漢北地郡之略畔道道下于縣其

吏長而不令後廢隋義寧中置樂蟠縣旣譌略畔矣六盤又樂蟠之譌然以其地介乎涼隴羌渾之交時平則列置監牧攻駒而蕃息之有警則命將出禦無有常制四海無所爲而至者惟世祖淵龍之加兵大理也旣嘗馮牙于茲及平而歸又飲至焉最其駐蹕三易寒暑夫旣久此必遺澤餘波深浹他邦而王父子再世受之古稱河潤九里海潤百里信如斯言則發源天潢衍溢涵濡將不千里其藩輔天子寬西顧憂者又不百世而止也亦竊思之王之有國二十有六年克自卑抑恒遠之



宮而弗遑處爲天子援枹鼓進退諸軍于外以捍侮西北其忠勤如何于此之地心焉悽悽求祈年今聖于昭昭追福往聖于冥冥王考妣亦與薦焉爲宇事佛猶不率作得可而行其孝恭如何枚是數者善美孰與大書之言曰天道福善又曰作善降之百祥易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燧學儒者未嘗知爲佛氏之言如佛亦視是忠勤而孝恭者爲善而福之則其教與儒可殊塗而同歸也禮諸侯祭其封內山川華之爲嶽實王封內嶽祠之門揭爲宣釐則表寺之名莫延釐爲宜也銘曰

於昭列聖事佛盡敬爰質之書古無有並土木之工雕楹繪墉朱塵綺疏匹帝之宮金莖一氣頡頏上下靜供之修乘輿必駕佛遊悠乎其言斯存孰爲其言百世梵孫帝度其孫而教善治無間邇遠京師必致匪徒致之曰時予師坐而衽連出轡並馳有如今王于親則懿制地千里規爲時寺頤指其相展若易然矧錫金粟帝開其先面勢畧畔八稔成績歸然都城敕建遺則帝師帝師時寺門楣以長以雄匪弟子誰鼓鐘之音梵唄之力釐帝之餘必王見及帝億萬年王年斯千爲盤石宗以



固以綿燧作是詩刻時樂石尙憑佛乘垂示無極

崇恩福元寺碑

大德十有一年先帝立極親禱太室乃慨然曰予曾予祖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至元三十有一年成宗旣祔廟矣而惟皇考實誕眇躬未大尊顯肆類上帝誅行定諡曰順宗昭聖衍孝皇帝琢玉寶冊納諸廟中尊皇太后以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之號邇之爲子遠之爲孫其孝以慈可謂致極而于宸心猶若未然明年至大之元詔羣臣曰昔朕萬里撫軍

北荒險阻踐踰躬環甲冑北寇底平實難實棘時有願言皇曾考妣皇祖考妣之豐功茂德皇考太后之厚澤深仁圖以報塞必俟他日振旅而南大建寶剎馮依佛乘上爲往聖薦福冥冥慈闈祝釐昭昭下而億兆臣民休祥蒙賴初匪有永年千百世專利一己卿曹其灼是懷惟以其日鑿輅親巡胥地所宜于都城南不雜闔闐得是吉卜敕行工曹斃其外垣爲屋再重踰五百礎門其前而殿于後左右爲閣樓其四隅大殿孤峙爲制正方四出翼室文石席之玉石爲臺黃金爲趺塑三世佛



後殿五佛皆範金爲席臺及跌與前殿一諸天之神列  
塑諸廡皆作梵像變相詭形狀心駭目使人勸以趨善  
懲其爲惡有不待繙誦其書已悠然生者矣至其椽  
題稅桷藻繪丹碧緣飾皆金不可貴算楹檻衡縱捍陛  
承宇一惟玉石皆前名利所未曾有榜其名曰大崇恩  
福元寺用實願言外爲僧居方丈之南延爲行宇屬之  
後殿庫廡庖湏井井有條所置隆禧院比秩二品守以  
相臣割田外郡收其租入以給祝髮日廩月餼坤維爲  
殿乘輿時臨留必信宿久或旬浹其急其成爲何如哉

功垂什八期以四年正月八日大慶贊將徧賚工官下  
及役夫何意其日奄以奉諱羣臣進勸宜如故事卽踐  
天位皇帝未忍宅恤經時而始受朝稱天誅曰武宗仁  
惠宣孝皇帝恭抑之道亦云至矣又哀先志之弗竟懼  
成功之將墜飭敦匠臣益虔乃職體行工曹入于留鑰  
曰凡修營木石陶繪百工衆技汝實司之與煩文移入  
取汝所何若從汝自爲則易爲力而程蚤集矣且敕臣  
燧汝文之碑臣管以闕天子以四海爲家何適非鄉而  
獨不忘其生所者人情之同漢祖西都關中若忘沛矣



及平英布歸過其鄉賦大風使子弟歌之曰朕千秋萬  
歲魂魄猶思沛太祖奮跡龍庭斯固其鄉由世祖都燕  
宮室池籩百官府庫根柢乎此一歲乘輿留居者半以  
故武宗巡幸之還蒐田而歸必于是焉大饗飲至若鄉  
然矧建大刹位置行列棊錯星羅出其睿畫爲往聖今  
聖薦福祝釐者尤所惓惓陟遐之日有未訖工在天之  
靈懷乎故都他日過之睹是翦然而完粲然而新必甚  
懌曰畢吾願者真嗣皇爲賴哉臣燧載拜稽首爲之頌  
曰

鈞之爲地匪福不異其異維何由建而寺且地之有于  
開闢初何千萬年混爲民廬何于其時曾不蒙福而至  
今也梵宮大築曰不難知譬人之身正氣周流隨日而  
新嗟若梵宮相方視址授其成規維昔天子寫材于江  
伐石于山言出風行草靡庶頑又假相臣汝往敦匠易  
衣寒暑饑俟汝餉于茲三年大立細捐垂欲落之而陟  
配天皇帝曰噫朕兄所志有衡未究其在傳次乃敕攸  
可無替爾程其用則取邦賦之經佛宇敕爲前古有是  
而其所無兩聖之治前聖往矣于佛焉依今聖萬年與



日齊輝濡軌長江拳石喬嶽善頌之存梵唄攸記

重建南泉山大慈化禪寺碑

皇慶之元普蓮宗主明照慧覺大師慈昱書遣弟子嗣  
瑞嗣泌敘南泉山大慈化寺爲臨濟十三世孫普庵印  
肅所基以勝國乾道己丑示化旣累謚矣至皇元大德  
庚子實百三十一年昱再爲之請謚于朝成廟制可卽  
以其年大德者加舊謚寂感妙濟真覺昭貺之上其褒  
其德無以侔大視昔八字猶燭火之當皎日黯不輝矣  
又叙寺火于至元壬辰之春主僧去之府縣具僚合諸

山高德請南源山廣利萬安正叟禪師紹中經理其廢  
四年乙未昱始繼席循復完矣當是加謚之歲再火再  
繕治之踰紀乃成且錄劉必大爲國博憲奉翰林文字  
翰林修撰提舉湖廣省儒學所撰加贈大德禪師萬佛  
寶閣圓堂普蓮堂普度橋袁士趙璧之橋墩吉士宋處  
仁之昭烈廟與立仰山太平興國寺佛鑑大師希陵之  
壽山慈化寺與主南康開先寺了萬之天竺圓通殿及  
昱自爲高麗金字經諸記丐燧曰以是爲迹銘之寺碑  
爲讀盡卷漫不知位置何地乃詢瑞輩俾圖示之而統



其要寺蓋距州百二十里蓮蕩橫前三門之內對峙二塔儲金字經左右鼓鐘二樓中拱二殿相沓前曰普光明以事佛後曰定光以覆普庵塔次萬佛寶閣雨化堂達本堂圓堂樓下祠武安忠靖兩王武安之爲漢關羽者世則知之忠靖爲五季漢周張翼佐南嶽者則世莫聞廡以周之門左右則東西藏殿儲經三藏自餘齋閣方丈香林書院月臺仍普庵之舊爲大圓堂諸小殿僧寮賓館倉庫庖湑再廡周之凡三重中兩廡皆重屋凡千四百楹南泉之山四環其外盤盤如城天竺圓通與

昭烈皆在寺北黃圃市壽山之南昭烈則忠靖原廟普蓮堂與橋則在州中堂有亭閣廊門橋當隆興吉瑞鄂潭東西南北通塗石墩十四秀江中貫而梁其上有佛閣鐘鼓樓與普蓮各五十楹亦大役也役大財不屨已力之獨其攻金攻木攻石陶冶髹漆彩繪百工無一可後之又衣食其徒多至千人若是其衆也衆則用奢而寺無寸田以自業惟恃豈之言出化行鼓舞作興于江湖西南方三千里地之民最歲施入多至中統楮泉千計者百萬有奇而佐力操畚鍤具薪爨者猶不與存何



修而臻此哉謂普庵澤歟何前乎此學佛之人不能振舉至昱爲人心服而動趨于事者非直其才致然亦有道也且人之情能勉志竭力于一燬之後再燬則弛而怠焉昱不加退規制益侈輪奐益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不信乎雖然猶當上求其所自西方之教行中土也漢唐而下正朔所及有遠踰海國若今者平星羅棋錯小而鄉縣大而府州爲佛宮者何啻萬區爲其言祝除毛髮者其徒又無慮百有餘萬列聖爲制不雜民版又屢降璽書禁人無侵覬其產驛傳不宿官物不

儲飲食燕樂不聽肆筵囂雜于中其崇禮而保佑之已至矣皇上又以司是僧爲正錄者衣食百需取足諸山虞日繭絲使就困削爲罷黜之歲一再誦經五千四百八卷天下何啻千藏集祝髮之徒散幣饋食果茗膏燭之微一出公帑人又別加賜焉是舉天下爲徒百有餘萬沾浹恩波無有一人或遺也嗚呼昱所以能就事功與人之風行草靡樂推與者豈不亦乘是機偶是時也余儒者也文乃儒之一事言之不文則行之不遠昱其有見乎此遠以求余自非警穎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



原矧余平生未踐其域不啻其味者苟剽而強爲之知  
終亦膚近而多所謬失爲自欺且欺人以速專門者所  
疵韓子嘗曰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  
故謁吾徒而來請余知守此故不敢效必大之博洽爲  
浮圖說探其懷以與之祇屢書其善興而教日夕祝釐  
上酬帝力下昭祖德者而詩之其辭曰

普庵肅公僧中之雄由篤其道爲世所崇遇有潦熯爲  
民祈禱曰雨曰暘罔不時若衆嚮其化爲新攸居日月  
幾何雲屋渠渠尋復示寂其在勝國八言用褒節惠已

極去世悠遠傳之昱孫猶以哀榮上敷帝闡於皇成廟  
閔其克孝不斥異代加謚有詔維茲大德表厯紀年不  
僭誅之其仁立天肅由是名充塞普率雖昱于藍未敢  
日出作室燼餘無田菑畬人以賄來如取寄諸伐材赭  
山鑿礎窮石百工鼎鼎孰後爾職杵之騰騰斧之矜矜  
視址視方其直引繩柄以負棟實千四百丹漆之塗如  
輦斯赫嘗觀有司鉅室責爲有書以徵有罰以隨人將  
趨事憚貽已勩巧爲避逃猶幸不至于何浮圖無罰與  
書視所欲爲諾不待呼功成不有歸之其祖于橋殿堂



必字以普倡其徒千釋言日官于以祝釐天子萬年天  
于萬年期昱孫子有來源源世受其祉

臣蔡共武恭校

牧庵集卷十一

元

姚

燧

撰

廟碑

長春宮碑

元貞之始年秋九月七日皇帝御香殿守司徒臣鄂爾  
根薩里集賢大學士臣布喀齊奏輔元履道元逸真人  
臣張志僊言臣之曾師長春子邱處機為全真學於寧  
海之崑崙山太祖聖武皇帝當勸金之十年方事西域  
聞其有道自奈蠻俾近臣劉仲祿持詔求之又急其見



而遲其來繼年以迓之抽兵以衛之與語雪山之陽帝之所問師之所對如敬天愛民以治國慈儉清靜以脩身帝大然之曰天遣僊翁以寤朕命左史書其言又以訓諸皇子者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敕臣徐世隆載諸靈應之碑惟是太祖格天之年丁亥夏五詔因其號易所居太極爲大長春宮猶未有碑至是六十九年人已無知受名所自不及今焉陛下昭代曉之詞臣俾刻金石則益不白于將來也敢昧死請制曰可十月十一日事下翰林臣燧實以其日直筆故得兢惕以奉明詔

臣聞老子曰取天下者常以無事用是究觀歷古受命之君規規務取止乎禹迹之舊其所後服固非兵不能驚故萃衆智驅羣雄謀而鬪之櫛沐風雨露處暴衣審彼已效成敗或累歲踰紀耘鋤未平可謂紛紛事至殷也矧我太祖天戈所直無敢倭刃視徹四海之士疆墟萬國之社祧與臣妾億兆蒼蒼以生之黔首不啻疾風之振林檎非囿夫祝榘蒙汜燭龍不照而馬足所及其勢猶不是止焉庸以較夫聲教不出禹迹者僅如耳之在面有不能居其十一可曰自有生民以來所無惟所



有遠故後服益多惟爲猷大故久焉而成功其事之殷有百十于古先者于是之時乃遑旁求方外之士從容暇豫猶功成治定束干戈無所于試之世不知垂統之艱苦不待長春之告顧于老子取天下者常以無事之言已陰契其說而冥會其機嗚呼聖哉然考仲祿之行其年已卯長春承命絕宋金使幣從其徒十八人者以行明年馳表謝之猶宿留山北辛巳會趣使再至始發軔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蹠血于戰場避寇乎叛城絕糧于莽闐之沙漠自崑崙四年而至雪山馬上

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觸寒慄裹戰瘖寧其身之不恤以憂軫斯世計是勞績有不在開國諸勲之下故帝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凡爲是學復其田租蠲其征商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已殘而首鼠未平鼎魚方急乃大辟元門遣人招求俘殺于戰伐之際或一戴黃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賴以生者無慮二三鉅萬人其推厚德植深仁致吾君子義軒者歷古外臣當受命之初能爲是乎匹夫一言鄉人信之赴訟其門聽直其家爲有司者猶罪以豪傑



以武自斷而換其羣以二三鉅萬之人散處九州統馭其手帝不疑之斯必有以豈屈子所謂名不可以虛作者耶有遇其時未必見隆于後世祖嘗語其嗣道者曰乃邱祖仙翁朕及識之加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二神之見而知者然已陛下以聞而知顧爲碑以表所由則長春之名藉三聖以久垂者毋惑也臣又思之宮之與碑宜一其時太定憲三宗日不暇給嗣教真人尹志平李志常不請則宜以世祖之聖在位之久其培樹擁衛斯學之力而張志敬王志坦祁志誠不一言焉及仙今

請而輒報可豈天固存列聖未究以待陛下爲終之耶矧卽位踰月爲壇壽寧宮凡日月列星風雨雷電百神之親上山川社稷林藪走飛諸祇之親下莫不奏假赤章以禋致之十一月與改元端月纔九閱月實三爲壇其後壇之延春閣天步一再親以戾止其爲國與民介祉導和受釐請命者文亦極矣又虞自經厄以還禁爲醮祠今雖開之京師而外未白也乃下詔萬方其旨若曰先皇帝令江之北南道流儒宿衆擇之凡金錄科範不涉釋言者在所聽爲若然先皇之開醮祠者有成命



也爲犯法臣所不愛竟梏而止自今其惟以先皇成命  
從事是世祖獨未究者陛下又終之也嗚呼事之開也  
有門而來也有塗其就也有時而成也有候方是詔下  
四海之人感激奮言始吾以爲經厄之餘邱氏之學熄  
矣陛下嘯而然之俾屯者以亨塞者以通梗其道者除  
之取其業者還之叢是數美于仙之身又冠之以寶冠  
薦之以玉珪被之以錦衣皆前祠教者所無嗚呼仙之  
求以報盛德圖以酬至恩其子若孫與雲礽其來無極  
者爲陛下祈永永萬年當如何也臣燧敢拜手稽首而

詩之曰

於赫我祖帝蹤其武倬肅將之勸平下土旣奠南邦西  
陲未疆迺鼓迺桴龍旗載揚何水不亂無山不越萬國  
弱草剛風斯拔踰十暑寒振凱未曰六飛之騁确确其  
艱孰灼帝心休其益閒繼夕以朝黃昊尚友方詒外臣  
道德資取崑崙載率于其來乃之雪山年已徂摧瀝  
厥腎腸爲告悃悃莫匪至言身國之本維帝孚之曰天  
覺予飭無怠忘子訓史書虎符龍綬璽書誕告凡爲爾  
學其復無撓又曰長春而所宿號卽名而官歸主其教



假以澤物宏帝之仁于死于俘必拯以全旋還其真子  
孫衆有一絕一繼孰世其守有惑其道而否臧之人曰  
不然太祖皇之矧我世祖封植益力曰爾長春朕幼及  
識太祖皇之維朕將之曾諡四言煥其唐之有嚴今皇  
乃聖乃哲身先孝治祖塗孫轍爰詔下臣伐石劓穹臣  
拜稽首二祖之功豈人不忘維帝欽崇驅馬飛廉屬車  
豐隆或從上帝陟降斯宮靡祥不臻奚祖弗屆於皇我  
皇萬禩攸賴

普慶寺碑

大承華普慶寺者皇帝爲皇祖妣徽仁裕聖太后報德  
作也裕聖以歲戊午來嬪越三年大帝建極當至元乙  
酉方廿有八年裕祖陟天在疚熒熒茹荼與蓼上以慰  
安大帝于倦勤中以惠鞠晉邸順考成廟之不天皆俾  
不大盡傷乃心下爲皇孫武宗聖上擇師取友督勸于  
學俾知先王禮樂刑政以爲治國平天下之具若曰乃  
裕祖獲心九有者正由乎斯外接宗親之會見內飭宮  
臣之率職致孝極慈敦睦示嚴如是而善韜智晦明以  
藏其用大帝才之關政于家則曰于婦是謀投大遺艱



不言意喻廿有九年順考陟方又二年大帝登遐柱傾于天維絕于地急變秋也徐爲圖回未嘗大聲以色益示暇豫經時無君四表不聞枹鼓一鳴召至成廟于撫軍萬里之外授是神鼎易天下岌岌者爲泰山之安俾聖子神孫得以秉承今億萬年大德二年詔武宗復撫軍于北日侍慈闈者惟今皇上一人耳故情不分而愛彌篤怡言煦之摩手撫之食言而羹息言而膺又何有無而增益之會太官達納監龍興還由老無子自簿臧獲數千指牛羊馬駝蹄角亦數千田屋貨貨猶不與存

盡獻之隆福宮裕聖則曰吾何庸斯其賜今皇上四年裕聖上僊撤是獻屋爲殿三楹事佛妥靈以盡孝思由前順考之國河內未至而還乃與今皇太后克成先志出居二年成廟登遐馳歸京師內難謀作兆緒滋章先事奪之殄殲大慝清宮以待武宗之至旣踐天位惟以其月授皇太子寶中書令樞密使誕告萬方明年至太之元視昔所作圖報弗稱乃慨歎曰德一也時則二焉始之報也吾未出閤惟其身今也登茲元良可不爲天下報乃市民居倍售之估跨有數坊直其門爲殿七楹



後爲二堂行宇屬之中是殿堂東偏仍故殿少西疊甃爲塔又西再爲塔殿與之角峙自門祖堂廡以周之爲僧徒居中建二樓東廡通庖井西廡通海會市爲列肆月收僦贏寺須是資大抵樵擬大帝所爲聖壽萬安寺而加小其礮礎之安陞祀之崇題案之騫藻繪之輝巧不劣焉亦大役也未嘗發民一夫皆傭工爲之其費一出宮帑旣其落止淨供之修薦福冥冥或者裕聖乘雲御風陟降自天歆茲崇報必反而酬陰囑于下降福穰穰者理則有之何難灼見焉惟今皇握黃圖以負丹扆

其大則天其威則雷霆其不測則神明推是報德而上之將不裕聖一世而止其孝思遠及烈祖者何窮已哉崇禛院臣請礮石以頌功德敕命臣燧臣伏思之佛氏之言爲書數千卷博大閱肆學佛之徒猶有白首不能遍觀儒生未嘗夙一經目雖勦爲說終爾膚近不能深造其微故惟如敕所教惟詩報德其辭曰

有岑其宇有踐其廡有楹惟旅金鋪雕礎瞿瞿其瞻劄劄其廉秩秩其正於粢其嚴伊誰考斯帝宮亞匹則今皇帝覺皇氏卽其卽以圖薦福于幽於我裕聖報德是



求惟我裕聖爲烈無競大帝遐征儲席虛正時我成廟  
撫軍龍荒惟朝委裘三月皇皇萬里召赴天位昇據其  
神而明孰測爲度如是拱默宮居深安陋昔后母簾政  
僭干惟撫慈孫于學知勵又開太平大業今繼始爲之  
小其報猶私今焉一人以天下爲以天下爲誰專裕聖  
嘉與慈闈實普其慶往聖已矣慈闈萬年翼翼綿綿悠  
久如天皇上之心初豈以已覺皇貞之其錫繁祉

江州廬山太平興國宮改爲九天採訪應元保運  
妙化助順真君殿碑

天下之人有安居不爲其事者乎安居不爲其事古曰  
閒民重其賦而刑隨之今也山林之間羽服之流幾何  
人哉苟安居不爲其事人亦孰倡而致于其道庸心其  
教哉制授冲靜真常疑妙法師提點廬山太平興國宮  
錄江州路道教湯德潤儲贏于儉蓄細爲大者十年始  
田履畝纔及三千今萬有奇謀其徒曰之宮廬山名祠  
也九天採訪應元保運妙化助順真君明神也殿實勝  
國所爲旣冥且卑妥靈弗稱其撤改爲江西行省左丞  
呂公師夔及其弟福州路同知師山行金玉局總管師



寬淮西江北僉憲師順江浙財賦總管師謙與諸子姪發米于庾割田于郊捐幣于帑爲鄉隣先故富室佐財貧者輸力如恐人後爲殿七楹度高百尺以祠真君夾爲翼室右祠三官左祠四聖皆三楹前爲拜殿合之衡廣爲尺百有四十縮身不足于衡十八之四若其攻金攻木埏埴設色之工殫極其技無遺巧矣遣其弟子熊應松周祖清馳書龍興請燧曰斯宮之興五百餘歲勝國盛時加號應元則皇元有天下之號已兆形于斯時迨今海寓旣一大帝至元二十有一年三十年今皇元

貞改元之明年大德八年凡四降詔一賜提點周得一餘皆以賜德潤其于衛持斯宮使人不敢雜揉瀆侮略于其間禮亦優矣德潤以是龍光游至虛阜載躬重未云喻惟有獎率道流竭才新殿奉安元辰日夕祝釐祈永睿算維億萬年庶幾深山友木石者報上之智畢于如此願銘之碑謹併上圖經匡廬得名與真君事實惟擇筆焉燧諾而思真君靈貺數百年爲有國欽崇章章傳紀者無庸重述未問而當告與疑而未瑩者敢用陳之其引朱子傳書排以歷陵博陽山爲敷淺原其山卑



小惟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爲高大宜所當紀然考禹貢言原非一冀之太原徐之東原雍之原隰皆以高平得名何獨岑絕如此廬阜可名原耶大抵是書載導河積石至碣石其間所經如龍門華陰底柱孟津洛汭大伾泮水大陸九河逆河入海又及其所會之水澧涇漆沮之入渭澗灑伊之入洛亦何詳也至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澧已跨蜀而荆數千里矣又曰過九江至東陵東匯入海數語而止亦何畧也故朱子論曰以事情理勢言之洪水之患惟河爲甚時龍門九河事急

民困勢重役繁禹親涖而身督之若江漢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或分遣官屬往視况洞庭彭蠡之間三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負險阻頑弗卽功則官屬之往者未必遽敢深入是以致誤者或多也因思余昔拏舟成都至夔門其所未至去秭歸三百里耳秭歸而下至江陰望海門而還長江萬里浮游殆遍然蜀荆之山條脈聯絡壯觀天險者如眉之峩眉嘉之離峯渝之瀛山涪之鐵櫃夔之赤甲白鹽巫山及峽之黃牛危巖絕巘刺天入雲何啻千萬與三十六江水會夔門者皆所



不書其見遺者豈獨廬阜哉要朱子之言千載不易者也其曰廬山始名南障由周桓王世匡績學仙所廬故名匡廬圖經已辨晉人紀者之誕所未問而當告者自周而上無爲老子者何有乎今之祝釐時天子諸侯自求多福皆有禋祀禋祀多名合而言之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神非直上帝也日月列星風雨雷電凡本天而親上者皆神也示非直后土也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凡本地而親下者皆示也人鬼則宗廟社稷凡有功生民死而廟食者也天子旣祀天地圜邱方澤至于時巡則

又燔柴四岳隨其方山川皆望秩之不遺無文諸侯四時望祭其方五官五行山林川澤在封內者亦歲徧之後王德薄不能時巡旣曠望秩于方岳諸侯復不世其國遷代無恒而歲徧又廢其封內惟道流之宇名山川者由祀其師以及其土之示雖未有疆辜葬沉牲幣之備而潔齊以致忱者晨夕至焉國家以其依居蘄拔奇峭幽深繚鬱當地氣粹淑之會其神必靈賜宮觀名置官領之時大醮祠庸以奏假赤章上帝后土與本天而親上本地而親下凡曰神示可介社導和斯世者莫不



致之爲位多至三千六百亦幾秩無文矣實于時巡不  
舉之典修之其宮顧爲有國者之所賴焉嗚呼亦有功  
世教之大者也然惜其知神之神不知神之所以神何  
也由雜夫荒怪也其尊無對大無餘者皇天上帝一而  
已矣有曰上天神后者蓋天言形體帝言主宰后君也  
與帝同出而異其名天子曰元后人臣匹天子者亦曰  
后春秋王與后之輦鑑書伯夷禹稷爲三后則后者又  
君臣同稱昧者不知上帝后土視之巍乎其無朕也聽  
之漠然其無聞也而造化之迹則體乎萬物而不可遺

乃以形求肖人爲之上帝則冕珪袞舄以爲失耶詩刺  
衛夫人玉璫象掃胡然而天而帝屈原亦曰龍駕帝服  
若真有是人被是服者其來亦尚矣哉甚于后土加笄  
珈瑜翟七政一也日木火土服殺上帝月金水殺后土  
山林川澤之爲王爲大人亦若斯者奚足殫紀夫誰與  
祛之勝國之謬尤在增號淫昏之鬼婺源祠山梓潼之  
屬皆帝之是則尊矣其如降上帝與之班何今事實所  
請九天採訪應元保運妙化助順真君者九天之屬見  
於天問注以九爲陽數之極固無大窒于理唐李珣碑



止曰廬山使者廟南唐曰通元府勝國太平興國中易  
廟爲觀以年命之神宗進號應元保運真君徽宗易觀  
爲宮刊鏤玉冊臣而進之于時洪芻提點是宮奉安玉  
冊實爲之記舉錄異記開元十九年明皇夢神人金冠  
朱衣乘車而下曰我九天採訪使者當館我于廬山明  
日又降于庭命吳道元圖其真建祠山陰明皇親書繆  
篆殿額以賜其文惟曰九天使者之廟無採訪之稱後  
世加焉其榜固在也然原以求之非必權輿有唐東晉  
之前方士輯五岳真形圖爲書曰嵩岱華恒皆有佐命

之山而衡岳孤峙無有夾輔黃帝請命上帝建潛霍二  
山爲儲君青城山爲丈人廬山爲使者開元中天台司  
馬承貞請立五岳真君祠使者之廟當作其時其說詳  
而正據而不鑿謂可祛齊諧志怪之惑者真知言哉理  
宗又加妙化惟助順者無徵焉然使也銜君命以出者  
惟人也不能周知善惡之實彰之顯之故採以資人之  
見訪以勸人之聞神元何假人爾以爲貴賤等威佐上  
帝行四時以運寒暑日月于上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天  
布大澤雲雨不終朝而施德博大出百物而潤澤于下



神變功能如其聰明正直而一有不待夫視宜無不見不恃乎聽宜無不聞正老子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者如必採以資見訪以勦聞而始福善禍淫斯人則不採不及知不訪不能通失將衆矣烏在夫爲天網耶余故惜其知神之神不知神之所以神者此也盡辨之其說猶多姑是舉隅焉耳非獨使讀書以繼文造道而明理如德潤者知之可以髣髴鬼神之情狀而不溺于所聞鬼神聞之亦憚豫于冥冥是燧斯言曰千載而下特見有如之人不可以非道誣也銘曰

維天盱眙下土是冒羣望降釐衡岳如卑南服之山匡廬莫夷有截其岑有育其麓衡虞材之烏用不足氣聚金寶騰輝中霄上與列星爛其昭昭倏噫而風隨以雲雨千里崇朝膏潤斯溥造化之迹不掩如斯皆本二氣良能之爲維古哲王及始圖報由時岳狩羣望必告嗟哉後王曠不省方或事云亭侈愆舊章維方外臣竊取咸秩大爲醮祠無文每及盤盤之宮負聖治累其師湯君言出衆從設恪普天三千六百爲位勃礮神示安宅撤搆斯宇高廣異先鐵鷲金鋪尚副揭虔爰奏赤章媚



于上下不約而一萬福來迓資我元后山積川增維千  
億年萬方其承走爲之詩俾爾羽服鼓鐘新宮步虛是  
續

臣蔡共武恭校

牧庵集卷十二

元

姚

燧

撰

廟碑

報恩寺碑

報恩寺者女僧妙德之所創也德金城韓氏子考諱誥  
任兵馬都元帥彰國軍節度使其先仕唐遼金大顯德  
適晉陽王氏王氏佩金符爲工正生三子而夫卒久之  
子娶婦各能自立德悉以王氏業歸之而繁峙之聶營  
元帥有別業昔以與德德將老于是旣而聞有語其考



方國初用兵際搜討所愾于山因燬諸佛廬事德愴然  
深念父武臣爲國闢地之功雖大亦多斬刈焚盪之慘  
曩同氣百人今存者獨我吾婦于人而又寡子旣植王  
氏矣吾其事浮圖法庶得以資福韓宗乃削髮爲比丘  
尼卽聶營別業創殿像佛第建食堂厨庫前翼三門後  
敞丈室而瞻衆有田如千頃及山林園圃水磴等利號  
曰報恩寺仍以沙門某見開山住持見卽工正之弟而  
身別院以與尼居德翊運動臣之後趣向孤篋名達于  
徽仁裕聖皇后召見命坐賜之僧衣而元貞璽書及皇

太后教兩下以麻衛其寺是年裕聖幸五臺德實從眷  
睐優渥及還駐華嚴嶺命今衛王阿穆格及親王妃主  
從官數百人以香幣至寺尋以寺爲衛王集禧所今德  
請紀其事于石余學周公孔子之道而于佛氏之書蓋  
未暇也夫未學其道而爲之言必將有戾德又女僧也  
而志得吾文余辭之爲宜然金城韓氏與吾先令公爲  
姻戚而元帥公奮迹戎行克振世業武而不殘風誼藹  
然其後當著顧無聞焉而德也出大室嬪貴族諸子有  
立乃割愛剗榮棲慕枯寂閱其父家中替求資福于浮



圖而劬躬所事事集不居可慨也已况其寺復爲國家  
集禧之所而歸美報上臣職攸在揆諸義不得終辭雖  
然寺名報恩將孰恩之報耶若曰生我者父母也食我  
者大君也謂覺皇氏闢大法門儲福利崇其像設龔收  
善果延洪聖壽于億萬年而宗支同茂覃及其幽明濟  
度而有獲斯酬其志亦足書已遂次第其顛末而系之  
以銘文曰

偉韓鼻祖穆于周武奕奕梁山變雅用取于後裔孫國  
以姓之不侯而民何千萬斯其千萬斯中絕不後漢乎

無聞安所爲究嗟維德君生侯富驕移大盛門諸子翹  
翹三十而嫠介操勤志悼其考澤遽斬一世祝髮而僧  
曰韓吾承卽其考田佛宇肇興期以報德昊天罔極迹  
是爲孝展婦之特且虞吾身而不永年僧子以孫斯宇  
賴傳俾爾歸離奉嘗宅相是其爲言聞者惻愴我則譬  
之天與人殊嗟今諸韓胥彼桂如自根而幹而柯而葉  
爲葉茂繁何啻千億其間豈無一擻先零夫亦何害貫  
古青青在人視之侯之家索自天者視猶一隕擻西銘  
有言民吾同胞矧爾同姓四海滔滔反覆始終理亦昭



晰覺皇貞之韓氏未絕

希真先生祠碑

王氏自其大父義年四十生棄其父定定四十一亦生  
棄君與君凡再世爲男官始李冲虛居丹陽菴後以奉  
金主元辰京官朝朔望祝齋隘陋縣官易殿廡爲雄麗  
賜額丹陽觀君年十七從冲虛學者十九年師卒初卽  
汴藁藏後遷之其鄉德興龍陽觀坐居三年還汴再居  
丹陽觀汴人敬之如見其師四方賢士大夫假館其廬  
無有虛月雖其徒厭譏不卹也視其尤寒窘者或質衣

爲具歸之其施如此其入也殊有擇初汴受兵有富人  
將逃亂藏金二穴去後數年來訪張人觀聽卽詐喪服  
若發埋骨者兆緒將見謾謂役夫川市取祭物僅探得  
一穴恐禍已不暇及其餘也約公取之而歸我其半指  
藏所去去而其主死竟君死未嘗語人無有知其處者  
與之期事雖風雨寒暑未嘗爽言于孺子問以前朝勲  
戚大家事其言亶亶能傾究其隆赫衰摧之由聽者忘  
倦皆可筆之野史亦知爲詩精于賞識裝褫書畫蓋與  
其師及從翰苑諸公遊故聞見獨不囿于道流之狹也



年八十五至元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無疾而終前終二年爲塋曹門外表之以碑凡夙與其師相友與非其師之友嘗名價重一時者皆具棺衾移葬其中又各傳其鄉里世次年壽爲誌以別墓至是其同門友王道祐及其弟子張某者葬之新塋從顧言也後七年族姪康自汴至長安無他營求惟誦君夙昔之賢曰是康所善也且其爲人亦公所詳宜銘其祠燧曰王君賢也王君方外人無形勢可藉以動人子徒以故舊而不忘之爲計其久遠子亦賢也君諱道清字正之河中臨晉人賜

號希真純素大師銘曰

謂爲不壽耶年幾九十而人誰與夷謂爲壽也耶享止其身而後者嗟誰由尊其所聞而不疑行之曰君所安我又何悲哉噫從享其師表祠有碑平昔之善載筆于斯尚俾來者可考而知

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  
諡武愍公李公家廟碑

燧嘗觀人臣私廟之祭易乎古而難于今三代不論也漢之時功臣侯者土地人民傳及子孫故嗣侯得以致



隆數于其祖考世世無有所殺後封功臣皆虛邑無有  
土地人民子孫或官卑力微往往不能爲廟記曰父爲  
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祭旣用生者之祿勢有  
必不能致隆者姑借先宋氏言之如文潞公作廟洛西  
其先未嘗將相顧受祭將相潞國嘗將相者其子及甫  
惟得祭以大夫祿是于不爲將相者致隆其真爲將相  
者復加殺也如斯者幾何人哉惟呂正獻惠穆于文靖  
范忠宣恭獻于文正世其將相者史冊二百年間纔一  
二見事亦曠世希有者也然自中元以來漢人父子繼

相者故丞相史忠武公與今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  
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愍公二家重輝襲芳震耀  
一時豈獨爲之子者信敬于昭昭厥考亦足以慰靈子  
冥冥矣惟李氏家隴西成紀者實秦將信諸孫漢至六  
朝門閥甚峻惟與崔盧鄭世姻不連他族唐季王西夏  
甚盛疆雖宋金嘗加兵終莫能服我太祖始平之其宗  
有守某某城者獨戰死不下子惟忠尚少求從父死爲  
今分土淄州諸侯王所得于公爲考後以金符監淄州  
有子十三人公次居四王妃愛其穎異嘗子之在先朝



故事凡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參決尚書事公代其  
兄爲之李璫爲逆有迹淄州君獨從公馳聞璫繫闔門  
獄中璫誅得出上盡賜償所亡失授公淄萊路奧魯總  
管後改宣威將軍益都淄萊路新軍萬戶與城夾寨圍  
呂文煥襄陽四年而下之加明威將軍虎符丞相布延  
南征宋兵戍郢十萬城西郢鎖戰艦絕隘爲陣我舟不  
可越乃渠黃灣拖舟泛藤湖以出唐港棄郢去留公後  
拒敗其追兵行拔新城沙洋下復破夏貴陽邏口下鄂  
漢陽從故丞相阿里公時以左丞戰荆口禽高世傑下

岳進沅沙市下荆南傳檄歸峽辰沅靖澧常德諸州皆  
下之又徙鎮常德左丞徇地湖南丞相兵及淅西以地  
遠援踈詔公與宋都統張茂實呂師夔闢都元帥府江  
右公爲左副都元帥破劉槃軍下隆興擒熊飛建昌撫  
瑞吉贛與廣闕諸州皆下會宋幼主出降其將相陳宜  
中張世傑挾益王昰衛王昺浮海趨福立益王元以景  
炎閩廣諸州應者十五郡縣豪傑亦爭起兵公出定反  
地大破吳浚軍十萬南豐浚走如張文虎復合兵十萬  
又破之兜港伏尸三十里浚走合其相文天祥瑞金又



大破之天祥走據汀別將孔遵窮追併破趙孟潛軍復其州而還龍興守帥覲利鉅室罪以陰與賊連已誅夷百三十家公還白其非辜出其未盡誅者獄中帥府改宣慰司加昭勇大將軍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尋加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又改江西宣慰使天祥復陷汀州收兵出興國又擊走之追四百里及之空坑散降其衆二十餘萬禽趙時賞以下文武將吏數百人拜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江西益王殂廟以端宗世傑復立衛王元以祥興移柵海中崖山近去廣治四百里授蒙古漢軍

都元帥經略廣東進復梅循英德與廣之清遠走王道夫擊凌震海上獲船三百艘禽將吏宋邁以下二百人又破其餘軍芟塘江淮省亦遣都元帥張宏範至自彰與共圍崖山勢計窮蹙度不能國資政陸秀夫抱衛王蹈海死獲其金璽其將死焚溺者十萬餘人翟國秀凌震皆降世傑遁去風壞舟死海陵港南海平朝京師上勞苦之賜宴其將佐之有功陞者千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移省荆湖凡虜民男女奴鬻之者皆罪而正之常德辰澧沅靖五州大荒民至易子以糴爲發廩賑之



所活爲口亡慮十萬計征占城詔使給糧仗造舟海南  
取得其宜黎儋之民勸趨之疾還詔從皇子鎮南王征  
交趾敗其兵天長府其王遂舉國航海將舟師追之敗  
諸洋中獲海艦三百始公策城天長儲穀待賊斂衆議  
不果盛夏軍士疾作漲潦冒營遽議旋軍賊躡敗吾後  
拒王以公殿賊閉永平關傳藥弩矢射公貫膝負瘡斂  
關出竟以毒發薨思明州年止五十最其平生小大百  
戰下城邑百有五十爲戶三百萬嗚呼其亦勤已後薨  
七年而贈官賜諡封公之命始下玉音仁煦恩重書棺

人臣獲此哀榮極矣公雖不可作已安知其不骨肉九  
原耶公諱恒字德卿自號長白篤孝純至淄州君卒方  
擊兩王閩廣淄州君顧言我死必無訃吾兒使會喪縱  
敵南海平始克銜哀摧動屢絕且薨謂所從曰爲我語  
第弟妻子吾不得以時喪先公旣抱恨以終天今復棄  
養太夫人而身先朝露于是遐夷吾目不瞑下泉矣其  
謹事之夫人王氏視分土諸侯王之妃姑也訃至夫人  
秘不敢聞之姑惟發哀私室公則再見夢太夫人曰兒  
今死戰日南矣太夫人泣言吾再夢如是豈誠然耶夫



人始情告曰婦恐無以安吾姑氏心也覆是久矣始位  
哭服喪嗚呼死而精魄猶倦倦其親可哀也已可哀也  
已子二人世安以監廣州從朝京師授新軍萬戶同知  
江西宣慰司事再嗣公益都淄萊本軍萬戶後以正議  
大夫仍將本軍僉江西行中書省事再陞中奉大夫叅  
知政事行尚書省江西尚書省罷今以上官叅知政事  
行中書省仍江西嗚呼六官而三踐公武已可見其才  
之無羞子職者自其旣相亦解兵其弟世雄以宣武將  
軍將之乃作河洪之詩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李氏之在與水細大河洪姑臧有夏而王越三百年傳  
歷旣長極崇而墮亦天之道日月作矣衆星匿懼王孫  
始卑徂東自西淄水幽幽東楚之流曰位不豐猶監一  
州有蟲吾民有梟吾土吾力不能天子肆汝從父奔告  
帝嘉乃心寢向用公迺涉潛沉泱泱漢水南紀所恃乃  
地襄陽金湯陞陞公將萬夫長圍四禩而竟下之岷江  
失藩沿流列城振落摧乾至莫難一文軌判裂萬里收  
功九重授策維是武庚狂志復殷爵人號年大蠡甌閩  
終兄弟及公膺奮擊與鬪四年崖山翦克血其鱣鯢南



海無波廢馬笥衣其資如何帝曰汝烈宜置左相授兵  
而子西護湖廣公拜稽首天子萬年帝德聖神臣何力  
焉湖廣聽命壤三千里陰翕陽施賞刑自己及兵占城  
轉粟黎儋歸佐皇子致討日南不測風洋冒履而三由  
溜而漢由江而海其涉日深蜚聲日大叢爾南夷曰尺  
箠笞狂勝者衆輕于出危賊策我師不能炎暑雕弓懸  
繇犀甲敗雨避來弗迎邀歸以爭旣奔先編左廣亦傾  
孰作士氣公燉奮武斬輻短兵援枹鼓鼓格鬪比死冠  
纓不顛裹韉馬革踐迹文淵維昔禡時皂纛有翩迺今

旋歸粉篆丹旃兆寢悠悠魂魄遼遠致身移忠惟孝其  
本黼辰思之錄其庸勞寵幽上公可謂曰遭公亡不亡  
公有良子亦秉國鈞實法實似有嚴作廟籩簋維時神  
容與耶去此奚之維淄維漢維江維海其流或枯廟主  
斯毀何以麗牲樂石峨峨太史詩之以侑以歌

袁氏先廟碑

嘗謂天下之人光顯其家者由二道焉一則曰積德有  
漸二則曰成功有會之二者不相資以始則相須以終  
如升也有階而構也有基開也有門而來也有塗無有



無所乘依而徑得者且千金之子將運千金之資猶不輕以相畀必擇善賈可付而後授况造物者儲靈奇之氣賦經綸之才假光濟之具俾佐興太平之業非求夫修仁潔行善爲燾後之謀沒身百年窮躋不變未享其報者之家他子孫孰克當此哉蓋袁氏由高王父而下皆以諸生學修于其躬道行于其家化及于其鄉不吏祿而本富于田者四世一轍而公受之始克大施于今嗚呼積德之難也如此夫而成功之難也又如此夫高王父諱亨曾王父諱迪王父諱企京父諱鐸公諱湘字

潤夫位至延安路兵馬都總管其功烈之備年壽之至子孫之麗燧已最而叙之墓碑其可以屢書者今申言之曰方天之訖金命也提王公佐一節度之師來歸吾元拔之鋒鏑之下而臥之衽席之上脫民兵死狗地廊延拓境千里凡負險羣聚資人爲糧者莫不投甲相率而至去民盜死治延之初假之種牛而授以耒耜免民飢死自燕市藥負以百十馬牛卽城爲樓居之致醫司掌爲劑其間有以疾來者視所宜藥與餌不求贏利去民疫死至今州民戴白者道舊相語猶泣然指城樓謂



曰吾司命也昔漢朱邑爲桐鄉嗇夫其惠止于未嘗笞辱人且死其子曰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必葬我桐鄉自今觀之一鄉之政非有夫千里之治也嗇夫之貴非有夫通侯之位也不笞辱人未嘗日拯民于死也奉嘗者民而非歆其子也然魂魄猶徘徊戀嫪不忘其土無惑乎公遂爲明神以禍福斯民歲時妥靈享黍稷之馨于其孝子之手也廟在今延安屬縣膚施之東川去府治十里外袁氏別墅取延民之助祭之來之易也其年至元十九年其歲庚午其子昭勇大將軍克忠

前隴右河西道提刑按察使凡今廷臣之平章人物者必曰袁昭勇和而嚴不伐有功賢而有文章可倚以集事可謂能顯親無間言于子責者矣後之子若孫惟無他求其孝以是爲師作迎送神樂章俾歌以祀公其辭曰

延阪兮上下延山崑崎兮其童如赭延水湍駛兮不可以漑田天早霜兮又不宜于多稼城巖邑兮無衍夷公何爲兮安畱斯慕吾義兮懷吾仁曰我延民兮吾父母之公逝兮再紀民過其廟兮其敬益起延故老兮淪亡



其存今者兮匪孫伊子生者逃亂兮奔公爲依死者白骨兮魂魄公歸矧公後兮鼎昌子奉嘗兮孫尸華衣兮綵繅金章兮玉帶總總兮林林來廟庭兮覲拜歌鐘兮舞鼓蘭烝兮桂楫舍登數兮備儀公飽德兮焉所公何爲兮睨顰曰哀繭絲兮日窶吾民曩者五袴之家兮或今也無襦吾又何心兮獨樂乎余身公子孫兮聞聳羣民子孫兮感而繼泣謂公逝兮幾年猶闕有無兮于余一室公明神兮若茲苟有善兮將知我祖父兮且毋公欺我子孫兮可公鬼飢子越兮父命婦齟齬兮夫命俗

斲兮紊帶公不刃誅兮猶殺之以病稼我田兮蠶吾桑糗我腹兮完我衣裳輸賦孔時兮無後倉箱無重俾兮一日增傷



臣蔡共武恭校

牧庵集卷十三

神道碑

宋太常少卿陳公神道碑

元

姚

燧

撰

大德戊戌燧舟遊湖湘而陳公元凱方持憲節使湖之南既求追撰妣夫人李氏埋銘為粗叙陳姚同為有虞遺裔矣後五年燧持憲節使江之東而公以總管來莅廷康馳書請曰吾八世祖宋太常少卿公以治平二年卒葬洛陽其後子以官為家死不以返葬故於太常墓



失其地所曾祖少中公訪而得之筆地之名與距城幾  
何里步以詔後昆志亦懃哉會薦離大兵終無有能至  
者七十餘年矣元凱始成其志如所筆發墓驗之果得  
范公鎮所撰誌銘摹以蠟紙副吾家乘願爲銘樹石以  
表墓道燧受讀之其先穎川人唐遷于京兆廣明中避  
亂於蜀家眉之青神其可系者瓊生延祿延祿生贈兵  
部侍郎顯忠兵部生希亮卽太常公太常生京東轉運  
使忱轉運生簡州司士參軍揮司士生金儒林郎灝儒  
林生國子監丞克基國子生耀州三白渠規措使仲謙

規措生皇東平勸農使膺農使生嘉議大夫建康路總  
管兼管內勸農事則元凱也子敬立最之凡十二世聞  
者慨息以爲非清風素望之門孰能完有家乘得其傳  
次如是之多哉燧曰是足爲多乎哉苟推其世德而上  
之之十二世者又十二世而一耳嘗讀太史公書至其  
敘傳於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起顓頊子孫官居功烈文  
辭下及其身而止豈顯親者不嫌自明宜然耶故燧例  
之由譜姚氏亦遠本曰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陽是爲  
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橋牛橋牛生瞽



叟瞽叟妻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姚墟故姚姓舜三  
妃堯二女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一妃癸比生二女宵  
明燭光禹受舜天下封商均虞城以奉先祀服其服禮  
樂如之以客見天子示不敢臣傳夏歷商三十二世書  
可見者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戲五世耳至虞闕父爲  
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妻以元女太姬生滿賜媯姓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爲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立申  
公卒弟相公皐羊立皐羊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卒子孝  
公突立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卒子夷公說立夷

公卒弟平公變立平公卒弟文公圉立文公卒長子桓  
公鮑立桓公卒弟五父佗其母蔡女故蔡人殺太子免  
而立佗生子完周太史過陳使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  
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  
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其在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太  
岳之後山岳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佗取  
蔡女數如蔡太子免之三弟躍林杵臼共令蔡人誘殺  
佗而立躍是爲厲公厲公卒弟莊公林立莊公卒弟宣  
公杵臼立殺其太子禦寇完與禦寇相愛恐禍奔齊桓



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爲鳳凰于飛  
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  
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以陳氏爲田氏聲之近也或  
曰食采田完諡敬仲生田穉孟夷生潛孟莊孟莊生文  
子須無文子生桓子無宇桓子生武子開與釐子乞釐  
子生成子恒及楚滅陳而恒得政於齊生襄子盤襄子  
生莊子白莊子生太公和遷齊康公貸於海上食一城  
太公會魏文侯於濁澤請天子求爲諸侯天子命之是  
爲田齊太公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

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卒子潛王地立燕齊楚三晉  
合謀各出銳師伐齊敗之濟西燕將樂毅盡取齊寶藏  
器潛王出亡及莒楚將淖齒殺之莒人立其子法章是  
爲襄王田單大收燕軍迎襄王入臨淄齊故地盡復爲  
齊襄王卒子建立秦始皇帝兼天下滅齊虜王建遷之  
其自商均國虞至是千九百六十三年矣此吾姚與陳  
始同爲虞中同爲媯卒同爲田之未分者後建三子桓  
稱王氏軫將陳氏而不及昇豈昇仍氏田耶自是田或  
多失傳次王莽自以桓裔追封完爲敬王以田豐爲世



睦侯奉敬王後莽死豐子恢辟亂過江居吳興改姓媯  
五世孫敷復改姓姚惟陳可以世求軫生泰東陽令史  
嬰嬰生成安君餘餘生軌軌生審審生安安生恒恒生  
願願生四子清察齊尚齊生源源三子寔崩遂寔字仲  
弓後漢大將軍掾屬文範先生六子紀夔洽謙休光謙  
字秀方獻文先生生青州刺史忠二子佐和佐二子隼  
徽卑字道基晉太尉黃陵元公生伯瞻建興中渡江居  
曲阿新豐湖生匡二子赤世達世達長城令徙居長城  
下若里生丞相掾康康生盱眙太守英英生尚書郎公

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鼎鼎生散騎侍郎高高生懷安令  
詠詠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文讚文  
讚三子談先霸先休先談先梁東宮直閣將軍義興昭  
烈公朝先代梁猶以姓號國曰陳謚武談先子曇倩繼  
立謚文子伯宗繼立崩文弟曇頊繼立謚宣傳子叔寶  
亡陳凡五代三十二年叔寶四子莊弘徽某某會稽郡  
司馬司馬生某晉陵郡司功參軍司功生兼右補闕翰  
林學士某翰林三子監察御史當大理評事某秘書少  
監京少監以從子鹽官令褒繼鹽官生高安承灌高安



二子伯宣伯黨伯宣著作郎生旺旺生機伯黨生元史  
元史生徽温州司戶參軍其自軫至機三十九世曩弟  
列者正書其傳然自廣明至治平實伯八十七年以三  
十年一易世率之爲六世太常而上四世其不可推知  
者二世耳嗚呼籍載以來不隕其世德者惟獨一門吾  
姚氏則自梁高平令可系而至今者廿有六世其上則  
或絕或續匹夫之家其可小覲哉嗚呼亦有甚可感者  
古人爲誌納之壤下必載其世次官勲實用備或世變  
時遷人有竊發知爲何代次賢君子拚之不忍及其匱

焉初不預爲裔孫克念其祖求徵而謀也今元凱悼陳  
氏入蜀中徵太常公始震而耀之亦其家之鼻祖也故  
旣發視元石而得其真大封樹之碑表貴道刻石人獸  
如其始窆於三易代八世之後亦古未聞者故燧感之  
且敬焉推吾遠本三千歲之上皆有稽於竹帛者詳次  
授之非足止慰元凱於生死而有知亦必曰吾同姓表  
章及此其庶幾乎孝子不遺永錫爾類者邪因爲楚人  
之辭歲時上冢使歌以祀其言曰

峻南峙兮崧高阻西鶩兮函嶠趾北邙兮坡陀壻洛水



兮波滔滔堂封兮偃斧古爲藏兮幾何所旣夷兮已焉  
有不夷兮疇焉主將帝私兮之家俾鬼護兮神訶待裔  
孫兮爲告賴立石兮不磨維裔孫兮思慎其守不忍嘿  
兮求牛馬走曰先志兮其成庶階茲兮來嗣可究余亦  
虞兮遺苗匪妄胄兮華遙其統緒兮可尋具方冊兮昭  
昭年數千兮世踰百生民祖兮或幾及豈伊神明之後  
兮不與他族而中絕而何孟氏一言遽必五世而斬君  
子之澤坐令自今讀其書兮亦取二三武成之策重曰  
往者兮垂芳來者兮是望勿替兮休聲與媯水兮齊悠

長

皇元高昌忠惠王神道碑銘并序

上畋柳林二月六日丞相臣大都平章臣扎蘭宣徽使  
臣拜達實克御史中丞臣布延直侍行殿臣託克托丞  
相臣圖沁特穆爾奏金紫光祿大夫遙授右丞相宣政  
使徽丞相政使臣阿拉克巴哈言臣伏自去年言念祖  
考往事列聖嘗著微勞安干威顏請褒幽隧聖量舍弘  
由賜允俞爲降誥命追贈臣祖考布爾哈推誠贊治功  
臣儀同三司大傅昌國駐愍公考銀青榮祿大夫平章



軍國重事宣政使翰林學士承旨領泉府司事達實密  
推忠益國輔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高昌  
忠惠王祖妣呼特呼訥完顏氏金源貴侯從封昌國夫  
人高昌王夫人臣雖糜軀補報無所惟有刻諸金石用  
章天休庶幾先烈託垂無窮敢昧死請制曰可太師臣  
託爾齊延丞相託克托又言昔盜殺大臣嘗求王文忠  
公褒揚其功文忠不可其碑故存請發兵士如千百人  
挽之制曰無庸其令十象輦致仍勅翰林學士承旨臣  
遂集賢學士臣恣翰林學士承旨臣仲壽撰書篆額臣

燧稽首承命謹按王曾祖考伊埒庫們實奇爾氏初以  
百夫長事王汗可汗之爲大號自唐以然今惟曰罕王  
今所加故兼稱之曾祖妣夫人脫倫怯呢生圖巴哈齊  
哩克薩理幹罕合臘幹罕四人太祖方以神武戡定剌  
漠王罕與之有間圖卜巴哈率其屬二百戶來歸徑雍  
古爲其王所止居之蒙古魯地遣其子約速穆爾僞爲  
商至帝所控其然帝遣托掄薩理必塔台二人使雍古  
王阿勒呼木實克奇呼爾所召其弟與二百戶者偕來  
帝問圖卜巴哈在王汗所何官曰爲質也俾仍爲質宴



享則賜班坐大臣位帝征西域盡率其屬以從會旌戰  
勞賜回鶻戶五百四十有八在太宗世又從帝弟睿宗  
平金明年乙未之詔定憲宗時以兩諸侯王與蘇布特  
再征西域又率其屬至有在行中明年至袞騰吉斯與  
諸侯王巴圖會征欽察斡羅斯至阿蘇齊默斯城皆先  
登薩理斡罕失人哈喇哈納生昌公蘇卜特達巴太宗  
分封功臣割順天屬縣東鹿隸昌公初掌睿宗奉記睿  
宗上征事莊聖太后領所部民千戶歲辛亥憲宗立極  
從莊聖所求致之詔蒙克薩勒爲丞相昌國位其亞天

下庶務惟決二人又領諸王副車僧道伊囉勒琨大食  
蠻朝覲貢獻敷奏宣發號令諸事明年因勅掌帑藏與  
祠祀醫卜諸臣於昌國原申前制後二年蒙克薩勒卒  
領中書省終憲廟世權寵不發四子長故湖廣行省丞  
相也先不次故御史中丞茂巴爾次王季四川行省平  
章巴哈特穆爾王自幼事世祖初與今太師淇陽王伊  
徹察喇同掌奏記後獨掌第一宿衛奏記兼監斡脫總  
管府持爲國假貸權歲出入恒數十萬定緡月取子八  
釐寔輕民間緡取三分者幾四分三與海舶市諸蕃者



兼戶部尚書內八府宰相如馬漣酹郊燔肉告神皆大祀也惟王司之又諸臣喪疾可通籍入與否必是焉白詔凡祝釐金帛惟視其署有司始給十八年升總管府爲泉府司丞相哈喇哈遜嘗奏罷之二十有五年王請復立其年東諸侯王納延叛帝自將往征王前矛而後殿之詔諸侯王而下生殺惟命亦旣底平明年其黨一王哈丹又叛成宗時皇孫詔王將衛士千人從討之大破其軍獲輜重不可貲算哈丹挺身走引分海隅歸奏衛士疾戰之勞請人賜白金爲兩五十制可及改制置

爲宣政院以王爲使凡天下職僧之官何人宜爲從所調奏祝髮之徒入罪罟者惟與是官同聽有司不得專決二十七年叛王罕都犯西北鄙帝又自將往征至杭海王累戰皆捷叛王遠遁撫安邊兵與置驛傳而還明年拜榮祿大夫泉府大卿凡諸侯王副車贊壤奠至庭者王則傳臚受之成宗元貞之元罕都遣諸侯王額琳沁出兵犯西陲帝召王曰卿名素重非身往不可卿能行無對曰効死臣職惟陛下命加銀青平章軍國重事十月獲額琳沁與所部偕來大德三年兼翰林學士承



旨領泉府司事最其賜賚珠衣寶帶海東青鵠白鷹及  
豹出中帑外坊者月異而歲新之不次計以大德八年  
七月二十有五日薨享年五十七葬狼山水峪二子丞  
相其長今宿衛皇太后寔世王官掌傳臚都王副車凡  
贊壤奠初尙諸侯王葉卜肯公主布爾罕再尙諸侯王  
阿濟格之孫公主都掄呼都拉次布喇尼敦宿衛乘輿  
內八府宰相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遙授左丞相使太  
府院翰林學士承旨娶廣平忠武王女布喀齊女二人  
長特濟格爲東平忠憲王子大司徒鄂都岱夫人次女

姑姑爲諸侯王瑪納斯妃孫女古濟格爲諸侯王哈濟  
妃因嘗槩王自至元甲子以及薨年迨事兩朝惟近清  
光一日未嘗居外實閱四十一寒暑世之知者纔是職  
守與從蹕討叛數事而止自餘朝夕訏謀左右彌縫入  
宿出衛所以奠枕九重者其功特多中禁深秘外不得  
聞惟帝知之故雖沒世猶不能忘特崇其爵於百揆上  
王之高昌使臣鄰無以復尙匪獨其身又貴其子兩皆  
入踐台袞矧其舅弟從子布列中書宥密者猶衆有之  
嗚呼盛哉銘曰



人臣之位等絕數異進爵及王爲世極致嗟王生臣祖  
宗兩朝禁近身居蜚聲遠遙帝崇象教王使宣政九有  
祝髮竭蹙聽命王在泉府舶交諸蕃匪利貨還來遠志  
存疆場雲擾王每從討險阻踐踰帝躬是保斯皆其外  
人所易知毗贊於中誰悉密微其悉密微獨今皇上哀  
其沒世大賁立壤異姓而王胙之高昌潛德由斯爛其  
昭章猶若爲未襲貴其胄丞相聯翩兄先弟後婦王之  
女女王之妃伊誰能方門閥巍巍龜負螭挈碑是墳道  
填金載銘天子之詔

湖廣行省左丞相神道碑

初公以中書右丞下江陵驛聞大帝爲大燕三日曉近  
臣曰布延東兵阿爾哈雅孤軍戍鄂朕旨深憂或荆蜀  
連兵順流而東人心未牢必翻城爲應根本斯蹶孰謂  
小北庭人能覆全荆江浙聞是肝膽落矣而吾東兵可  
無後虞朕喜以此御筆爲北庭書昔嚕嚕哈西地所生  
阿爾哈雅爲大將有功信實聰明而安詳其加卿爲阿  
虎耳夔虎赤嫡近越各赤給日別平章求之億萬維臣  
之中降是宸翰昭乎雲漢之章藹如天語之溫崇功祿



德匪夸一時可華及子孫百世者纔公一家視古丹書  
鐵券出臣子手者何足道也卽江陵民封之千家始公  
微時侍燕惟席地坐後特置榻班諸侯王實愛拉下賜  
之金鑿曰埃至而省必合樂鼓某曲飲是他雜以青白  
縹色龍鳳御服御帽金玉珠帶白貂裘西錦珠衣海東  
白鶻凡所以侈服貴近由娛其心者靡不及公嗚呼盛  
哉公北庭人妣夫人圖沁呼都魯化胞生剖而出公考  
額森和卓弗善也將棄之夫人未忍益謹鞠公幼聰穎  
而辯長躬豐耕喟然曰大丈夫當樹勲國家何至與細

民勤本吹畝釋耒去求讀北庭書一月而盡其師學甚  
爲舅氏實喇岱達爾罕所異歎曰而家門戶其由子大  
及從事大將布拉吉達俾其子故中庸右丞相呼嚕巴  
哈從受北庭書又薦其忠謹得宿衛大帝潛藩已未從  
濟江帝射虎未殪公捨馬而徒挺矛春殺之攻鄂先衆  
而登禽一人還流矢貫喉出項帝勇之賜銀爲兩半百  
先是聞吐蕃有貯甘露寶函石室藏山穴者凡再使求  
之皆爲大蛇奇獸所懼莫至最後遣至其所無所見竟  
與俱歸勸進之初諸侯王議未一惟一王闖察耳嘗有



書帝忘其誰在也顧左右問公曰臣所有之書出而決  
兩事皆甚合旨中統三年制以爲中書省郎中褒曰久  
侍禁庭已著勞蹟至元改元加朝請大夫參議中書省  
事發言惟以當可事官爲心不憚伯相而阿其所志人  
有小疵必曰帝前衆畏其口明年進嘉議大夫僉南京  
河南大名順德洛磁彰德懷孟等路行中書省事始罷  
世侯而易置其地又明年轉廉訪使虎符領鷹坊凡鳥  
獸皮角筋羽悉征輸官尋領諸路鷹師獵口再兼中都  
路闡遺又明年進中議大夫僉制國用使司使又明年

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爲策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  
使宋得竊築爲疆藩復此浮漢入江則宋可平帝大然  
之徵天下兵領以元帥府觀武襄陽城白河別開行中  
書省以我少師文獻公僉省公爲同簽凡襄鄧唐申裕  
在太宗世所殘漢上諸州之民避荒汴洛間與下戶賦  
寡者悉徙而南屯由給餉尋罷帥府又明年詔故平章  
合丹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贈太尉史忠武公  
天澤來莅師宋遣人餽鹽茗襄陽乃築長圍起萬山包  
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又城峴首開省其上兵興事



劇星火公專入奏能日馳八百里敗宋殿帥今平章范  
文虎於灌灘又明年分中書省爲尙書拜中奏大夫參  
知河南等路行尙書省事又明年兼漢軍都元帥分將  
新軍四千六十及廢尙書復以爲河南等路行中書省  
事宋遣都統張貴張順將舟師從上游送袍甲犒師自  
萬山接戰一十里斬順殺溺過所當貴獨以餘衆入後  
水暴漲慮貴乘出下令軍中舟置燈篝火積薪檣貴果  
結戰艦爲陣宵遁盡然燈薪戰四十餘里斬之櫃門關  
又明年遂請以西域礮攻樊城拔而屠之無噍類遺襄

陽甚慘移攻具臨之且曉守臣呂文煥君以孤軍禦我  
數年今鳥飛路絕帝實嘉能忠而王信降必尊官重賜  
以勸方來終不仇汝置死所也文煥感而出降十年二  
月也詔公借以入覲真拜參知政事明年授資德大夫  
中書右丞同忠武公行荆湖等路樞密院公策能籍民  
爲兵十萬合舊軍或丞相安童布延一人將之南伐宋  
社必墟制皆從之故太傅布延與忠武時皆以左丞相  
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并國武宣公阿珍以平章與公  
及故平章文煥以參政行省將大軍發襄陽將至郢忠



武疾還敵宿兵數萬築新郢夾江爲城橫鐵絙鑊戰艦  
江中巢礮曠弩遏我舟師郢北黃灣岸西去江三里所  
港通藤湖達漢敵壁其上攻拔之拖舟入港丞相惟以  
公數十騎覘新郢趙范兩都統鼓伏兵發葭林諸將倉  
卒有未甲者人人奮先殄其一軍兩將之首皆致公割  
趙腦膚撓酒飲之行克沙洋新城以臨復守臣翟貴逆  
降大軍去而復叛及漢陽故平章夏貴以制置舟師陳  
漢口水軍千戶馬成爲導由已未濟江沙武口塗入江  
拔陽邏青山白湖諸壁走貴軍鄂守臣張晏然王該王

勝以城下遂徇州民衣冠關會仍其服行鄉郭帖然無  
有奪菜秉耜者民爭德吾元仁政義聲恨服化晚檄下漢  
陽壽昌信陽德安大兵旣東分四萬人戍鄂咨公留後  
尋進官榮祿大夫自陽邏置驛以便行商至蔡方請移  
師江陵而荆闕安撫高世傑將艤舫千六百艘卒二萬  
窺襲鄂公分兵禦之大敗之荆江口降諸洞庭桃花灘  
下岳承制以守臣孟之紹爲安撫使卽西師至公安誓  
曰自今功者健兒陞長百夫百夫長千夫千夫長萬夫  
萬夫取進止因南風大沙市戰城上又戰城中屠之江



陵精銳於是焉盡制置使朱禩孫辭疾高節度達出降  
下令安集如鄂岳傳檄歸峽澧常德辰沅靖荆門隨郢  
復皆下之官其守臣如岳除宋苛法衣食俾嫠詔故平  
章廉希憲以右丞行省江陵以世傑窮而來歸棄江陵  
市禩孫徵至京師死猶没入其妻子還公于鄂移兵長  
沙行拔湘陰潭守臣植滉柱江中自喬口至城凡十五  
所皆斷之又拔城西柵射書招其守帥李芾速下以活  
州民不然拔城屠矣不答乃令諸將畫地分圍決隍水  
以樹梯衝礮鐵填石心臺百日公中流矢創甚責戰益

急申命諸將人所由久頓兵者卒伍前驅諸將安行其  
後也自令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皆居前列有退劔者定  
以軍典法從事三日而拔謀諸將曰國家爲制城拔必  
屠是州生齒繁夥口數百萬悉魚肉之非大帝諭布延  
以曹彬不殺旨也其屈法生之發倉以賑餓人傳檄郴  
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江西袁連皆下之幼主面縛  
公入覲賀始庭拜平章政事還移兵靖江破嚴關敗馬  
都統臨川陳張兩總管小溶江諭經略馬暨不下凡攻  
三十餘日而拔公以靖江遠中土非長沙匹民性驚囂



易叛難服不重典刑之廣西七州不可言以綏徠其坑  
之市斬暨傳檄下柳鬱林橫邕廉象潯藤梧州貴昭融賓  
宜賀化高容欽雷爲州二十黃東峯慶德慶特爲州三  
侍磨農土貴南丹牧莫大秀皆請內屬乃牘全之湘水  
三十六所以通遞舟承制以萬戶史格行宣慰司靖江  
還潭宋餘孽益衛兩王改元海中啗人以爵規復其舊  
全永諸州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周隆張虎羅飛之倫  
大或集衆數萬小方千數在在爲羣興江之北黃蘄相  
煽以動皆削平之僞將張世傑等欲襲肇慶雷詔公討

之且略地海外無爲賊巢過柳州嶺時暑軍士病渴所  
乘馬蹄地出泉人資沃飲至今名馬蹄泉而僞安撫趙  
與珞已戍海南白沙港公航海五百里不崇朝而至擊  
與珞并獲僞使冉南國黃之紀皆磔之諭降瓊南寧萬  
安吉陽聞僞王陷南恩公還襲走之降方經略會衛王  
死崖山乃還復諭降八番以其酋龍文貌入覲置宣慰  
司從鎮南王伐交趾其君蹈海去得文毅昭國兩王以  
歸後二年入覲上都庭拜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  
省左丞相再月而疾勅尙醫四人診視求見登馬而劇



歸卽與夫人訣當廿有三年丙戌五月廿五日薨上都  
享年六十葬都城西高粱河公元配特哩帝旣才公敕  
陳亳穎元帥郝謙女爲亞妃前卒敕復以其妹爲繼自  
陳三召傳至京師順聖皇后爲加幘服白金爲兩二千  
五百男六人特哩生故資善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左丞  
和斯哈雅長郝生正奉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虎符監兩淮軍格齊格繼郝生輔國上將省湖南道宣  
慰虎使符監潭州軍賜玉帶一品富華善如夫人者蕭  
生巴圖爾哈雅阿實克哈雅賸生圖嚕默色哈雅女五

人一適政嘉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錫里薩巴  
一適承務郎大司農少卿僧嘉努一適中書省斷事官  
塔爾鋪一適昭勇大將軍監平陽太原軍布延一適傳  
詔巴爾雅男孫三人碩被實哈雅圖圖哈雅和塔拉哈  
雅女孫六人一適郝某一適平章庫爾濟蘇子博囉一  
適監平陽太原軍子集賽餘幼後公薨十四年今正奉  
輔國以神道未碑出公凡受制書與御筆及公平生行  
實請燧曰徵是爲銘嗚呼兄弟爭與昭揚先德於其子  
職責已塞矣嘗讀望諸君書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



不必善終未嘗不興慨歎於武敏開用兵端視南國爲  
奇貨思圖形丹青垂譽竹帛於今日後者如取諸懷及  
襄陽下方戍淮西功已不出乎已大師南伐復分兵淮  
東渡江捷聞一矢聲而死豈先福始禍者誠如道家所  
忌邪而公鼓其孤軍留戍所餘不能倍萬名城通都身  
至力取利盡海表圖地籍民半宋疆理其時將相雖瞠  
後塵猶不可望公少見最所下州荆之南十四淮西四  
湖南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有一廣東河南各四凡五  
十八自餘洞夷山獠荷氈被毳大主小酋綦錯幅裂連

數千里受縻聽令者猶不與存其依日月之末光張雷  
霆之餘威以會其成功者亦一世之雄哉今列其由省  
幕戎麾與所受降登宰相者丞相二蒙古岱阿理罕平  
章十二鄂囉齊呼圖克特穆爾阿里史格呂文煥特穆  
爾巴哈李庭李順張弘範劉國傑程鵬飛史弼右丞四  
索多元顏諾海闕出柔落也訥左丞四塔齊哈唐古特  
劉深趙修已參政十三賈文備鄭也可何瑋張鼎樊揖  
永國寶張榮實囊嘉特烏瑪喇博囉和塔拉高達馬應  
龍雲從龍都元帥宣慰使總管萬夫千夫之長又什伯



是觀出其門衆多又足徵公善推勞人也初北上田租  
畝取三升戶調歲惟四兩及定湖廣稅法畝取三升盡  
除宋他名徵後征海南度不足於用始權宜抽戶調三  
之一佐軍時以爲虐今較江浙諸省槩增倍徒獨西南  
賴以輕平其境館傳修潔亦甲他省生祠所在岳潭柳  
雷公安興安皆一而嚴關與全獨二銘曰

疇曰江漢南北之限天裂幅幘可恃爲捍天混皇與其  
險則那古以求之同軌不多秦漢茲降吳平於晉陳兼  
於隋矧趙遺肩曜靈生東有炎朱光燭火之微宜爾滅

藏於皇大帝神武不世行所睿思效若龜筮由夫潛藩  
自將六師鷓舫浮江亦旣越之歸正丹辰羣策明試加  
兵襄陽五稔克止公曰乘勝籍民授兵將以大臣南國  
用平帝曰俞哉維爾協朕假爾以鉞誅彼干禁大師克  
鄂鼓行而東四萬其徒留後卑公公乃按圖吾與吾守  
待敵伺先孰與進取自鄂而岳自岳而荆長沙桂林皆  
勳以兵餘州數十雖定傳檄勢讐言綏心亦孔棘又鋤  
武庚子海之南左右皇子交州是懃疇知公勞大帝簡  
在衣裘禽集靡有遺賚不事故常墮其奎章捷捷翩翩



龍騰鳳翔又錫金罍合樂而飲臣鄰之家寵未有甚猶  
若未然丞相是崇與太傅公同元元功甲子二終立閭  
是宅壽止名垂晰晰竹帛北方諸流所王維河九里漸  
濡尚其餘波宜公有子匪相伊使不專美虞賞克延世  
其北居庸盧溝在西有碑斯豐流峙與齊

臣劉鳳誥恭校

牧庵集卷十四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平章政事蒙古公神道碑

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三年當大德癸卯光祿大夫上柱  
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公之三子山東宣慰使罕都與  
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拜都及行河南省參知政  
事額森特穆爾譜其系狀其事以請曰先公三宿墳莽  
矣其忠以事國孝以繩家光大而雄偉者不及今焉鏡



之金石將日遠日忘奚以示遺胄于無窮敢屬筆子燧以與憲副聘事此道義不可辭乃序之曰公蒙古氏諱博囉罕輝和爾公之曾孫嘉木和爾公之孫扎魯和托公之子始輝和爾與兄威伊特俱事太祖時太疇盛彊威伊特謀往歸之輝和爾苦止曰帝何負汝而爲是竟去追之不復雪泣而歸請獨宣力帝貳之曰汝兄與衆皆往獨留何爲無以自明乃折矢誓曰所不終事帝者有如此矢帝感其誠易名希禪約爲按答蓋明炳幾先與友同死生之稱帝後與王罕陳于哈喇真彼衆我寡

救烏嚕一軍先發其將瑪楚岱玩鞭馬鬣不應希禪請曰戰猶鑿也匪斧不入我先爲鑿諸軍斧繼顧帝訣曰臣萬一不還三黃頭兒將軫聖慮者辰人疾戰大敗其軍捕猶逐北敕使止之乃旋師免胄爲殿腦中流矢帝傷之曰朕戒卿蚤休兵竟創而歸親爲傅藥寢與同帳踰月而卒帝曰曩濟勒錦爲敵將實禦希禪其以濟勒錦民百戶屬希禪子世世歲賜勿絕其族散亡者收完之卽封北方萬家太宗以其子蒙克爲君王又俾貴臣呼特呼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割泰安州民萬家



封郡王歸奏帝問蒙古之民何如是少對曰臣今差次  
惟視太祖之舊舊多亦多舊少亦少帝曰不然舊民少  
而戰績則多其增爲二萬戶與十功臣同爲諸侯者民  
異其編烏嚕爭之蒙古舊兵不及臣半今封顧多于臣  
帝曰汝忘而先玩鞭馬蠶事耶後諸侯王與十功臣旣  
有土地人民凡事干其城者各遣斷事官自司聽直于  
朝公年十六爲斷事官世祖正宸極以從攻叛王額特  
布格功賜其軍驃馬四百匹金銀幣帛稱是尋詔入宿  
衛曉近臣曰是勲閥諸孫從其出入禁闈無輒誰何李

壇反詔將蒙古一軍圍濟南鈔益都萊州賊平決獄燕  
南人稱明允賜衣一襲雲南王呼格齊爲其省臣巴哈  
丹輩毒殺事聞敕中書擇可治其獄者凡四奏人皆不  
當旨丞相希札舉公且言敗事臣請從坐帝曰之人則  
可公辭臣不愛死第年少目不知書帝曰朕方恃卿求  
皇子死尚書拜特穆爾知書惟可使之簿責其事是否  
一委自卿明日慎無歸咎輔行也且聞卿不善飲彼地  
多瘴宜少飲敵之未至四五驛所巴哈丹遣人負金六  
羸來邊公曰雲南去朝廷遼邈省臣握兵不安其心將



懼而變乃好爲語遣之旣至盡以金歸省而竟其獄得  
置毒情殺之而還奏可顧希札曰卿舉得人賜兼金爲  
兩五十武備寺奏令入筋角惟蒙古以時夥于常歲帝  
曰其報賜之自今凡蒙古事無大細如扎拉爾事統安  
圖者悉統于博囉罕八年授昭勇大將軍右衛親軍都  
指揮使虎符大都則專右衛上都則三衛兼總十一年  
授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大師南伐分軍爲兩制曰  
其右受巴延阿珠節度左悉委卿指一犯法臣曰如博  
和哩然色朕不責也俄授兼淮東都元帥軍于下邳公

策諸將曰清河居宋北鄙城小而固與泗州昭信淮安  
實相犄角當水陸衝未易卒拔可頓大兵爲疑海州東  
海石秋違此數百里其守必懈吾將輕兵倍程而東其  
守臣可襲虜也師至海州丁安撫果下石秋東海隨下  
清河史安撫聞之亦下不一月而下四城宋主旣降而  
淮東諸州猶城守故太傅巴延入覲還密詔公進兵拔  
淮安南堡戰白馬頭又戰寶應棄高郵不攻由西小河  
達漕河據灣頭堡斷通泰援竟拔揚州斬其制帥李庭  
芝淮東諸州悉下賜西域藥及蒲萄酒介冑弓矢鞍勒



會分江南之州隸諸侯王及十功臣又益封公桂陽州十四年遣平叛王珠爾噶岱于應昌賜玉鞶帶幣帛與博囉罕同署樞密院事未久授北京右丞既至召還會南土多反者詔募民能從大軍進討者俾自爲軍其百夫千夫惟聽其萬夫長節度不役他軍制命符節一與正同已行矣公疾不能自陳令董司徒文忠入言今有日所出入勝兵何啻百萬何假此曹無賴僥倖之徒以壯軍威臣恐一踐南土肆爲貪虐斬伐平民妾其婦女橐其貨財民畏且仇反將滋衆非便召興疾入帝視其

色瘁然賜坐與語重承董奏可之適常德入朔唐古特一軍殘暴其境如公所策敕斬以徇諸是軍皆罷之十六年哈喇蘇博囉蘇烏拉罕蘇呼肯皆彊宗也勢不相一求遣大臣來莅詔令公往凡居是三年十八年以右丞行省甘肅時大軍駐西北仰哺省者十數萬人自陝西隴右河湟皆不可舟惟車輦而畜負之塗費之夥十石不能致一米石至百緡公經畫得方供億不乏賊不敢窺邊者二年二十有一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御史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事黃華反徵內地戍兵進討未



能平賊多奴良民以歸公令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隨在糾覈皆土還之以疾歸會諸侯王乃顏反帝欲自將征之公曰始太祖分封東諸侯王及侯其地與戶臣始知之以二十率之彼得其九蒙古烏嚕札喇爾鴻吉喇特伊奇喇斯五諸侯得其十一彼力滋多吾亦滋多吾有衰耗彼亦衰耗然要其歸五侯之力終多彼二惟責徵兵五侯自足嘗之何煩乘輿臣昔疾今愈請事東征制可賜介冑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諸侯兵以行與乃顏接戰屢推其鋒再與其黨一王塔布岱戰淫雨不止

軍以乏食求却公曰兩陣之間勿作事先已而彼軍先動公悉衆乘之逐北二日身中三矢擒塔布岱斬和擒輩後與伊羅勒太師合力始誅之賜銀爲兩四百五十幣帛九不再月其黨一王哈丹復叛公再請往詔與諸侯王勳瑪岱討之公狃于屢勝一日不虞賊游兵卒至止從三騎返走有壑絕前廣二丈深加廣半追兵且及獨公策馬能越三人後者皆見殺人以爲天相忠義後逐北極于東海之孺哈丹自引去獲其二妃斬其子拉塔于陣凡戰四年所俘金銀悉散將士以故人致死力



賊平敕一妃賜璫瑪岱一妃賜公陳金銀器延春閣召  
東征諸侯王及公至將分賜之間公汝家是器幾何肇  
帶有無公曰以陛下威德奉身之物亦畢備矣帝曰朕  
出此物本酬卿曹之勞在人則伐其能以幸多取朕問  
猶曰既有可謂謙挹不眩于貨者豈令其徒手歸姑賜  
是器五百兩二十八年改河南宣慰司爲行中書省求  
可首是省平章者凡三奏皆不允末乃及公則可授榮  
祿大夫平章政事淮鹽爲引歲六十五萬前政多逋至  
公如額而集賜異幣一開封監縣特穆爾告廉訪使胡

某不戢其民昏集曙散縣簿陳勸置巡屋器械于村又  
周劉光店爲牆四其門扇鑄司夜出入詔公按之皆誣  
杖而徒戍南邊後詔天下括馬不當及公等之家公曰  
吾家有馬羣連郊坰不思佐國無以爲方三千里官民  
之倡其入驟馬十有八匹河水遷流無常民訟退灘連  
歲不絕或以其地投獻諸侯王求爲佃民自蔽公奏止  
之仍著爲令河後泛濫堤埽橫潰歸德睢州汴梁水及  
城下澇爲巨浸公親行視督有司捍完之皇上元貞二  
年遷公平章陝西未行而改復爲河南入覲奏蒙古一



軍戍北歲久衣率故弊請以臣泰安州五戶歲入絲一斤積四千斤盡輸內帑易爲匹帛分資諸軍上以爲善救遞車送達軍中賜銀爲兩百五十幣帛三陴辭之上諭之曰卿今白鬚世祖德音實足聽聞事更加慎中書平章喇真宣政院使大食蠻合奏始者伐宋世祖分軍爲兩右則屬之巴延阿珠左屬之博囉罕今巴延阿珠皆有田民而博囉罕獨無可後上曰何久不言豈彼恥自白耶其于淮東所嘗戰地高郵已籍之民賜五百戶以上中下率之上而中下各二及圈背銀倚比再

至汴踰年凡流外官久滯不銓旅食道宮者旬月皆出之大德之元叛王雍和爾烏蘭巴哈來歸公遣使駙聞始是諸王叛由其父是輩小弱若無與知今焉來歸宜棄前惡以勸未至上曰是奏深契朕衷改平章湖廣賜金鞍勒至汝寧合福建省于江浙授公光祿大夫上柱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白玉帶夏旱隨禱而兩杭之豪民十家入賂于官大爲釀務高其估而專其利酒日醕惡公變其法張省四憑其富畜凌轢府縣肆爲姦利自刻木牌與交鈔雜行民間實侵貨幣與國



爭利又盜隄海之石墻其私居公欲斬之而中書刑曹  
當以杖然亦由是大姓始重足立矣以大德庚子五月  
二十有二日薨于臨安寓舍年六十有五以其年七月  
八日葬于檀州西北太行山不封最其平生典兵則右  
衛都指揮使都元帥樞密院風紀則御史大夫宰相則  
三爲右丞四爲平章與夫四十七年馬足所及西南雲  
南西北金山東北海隅東高句驪東南吳閩再討叛臣  
四征叛王其間事平而疾聞變請行惟以有國艱虞爲  
憂視轉鬪乎萬里之遠歷歲之久若堂奧之朝夕焉雖

風雪皸瘃其膚鋒矢交集其躬飲食飢渴不時其口體  
皆不避恤必致寇首戲下歸報終事而止真凜凜有曾  
考風上尤眷重之若世祖身御橐鞬弓矢皆百世傳寶  
不以賜臣下者惟以賜公海東青雜鶻先朝多或十賜  
惟至白鶻背爪玉如聖語曉曰是禽惟朕及鷹師所鞫  
以卿世臣諸孫宣力之多日桑榆矣無以娛心河南治  
地平衍而遠且多陂澤鵝鶴所集時出縱之使民得見  
昭代春秋蒐田之盛不敢萌啟邪心皆殊錫也夫人某  
氏男四人宣慰憲副參政季博羅公于庭臣居家最名



有法夜分不寐諸子列侍其側聽談祖宗故實母敢或歸私室宴奉樽俎迭歌舞以娛賓亦無有酒失者女六人長適國戚巴拜次適色徹肯平章子僉書樞密院事完者次適國王弟布呼齊次適伊克徹爾太師弟克呼出次適山東宣慰使必匝雅幼在室銘曰

皇矣太祖肇造方夏右之左之惟十臣者公之曾考展一其中矢矢瀝告帝視友同敵陳來加挺戈而出大崩其軍免胄而入五兵之長無矢不仁懋功是創由賊叩輪帝惻其心百俘償死顧成嘉止既王其子迨分茅土

帝自等差國以泰安二萬其家公祖王季勤勤克類再傳而公世祖之事勲闕遺苗帝植以培而獨于公嘗譽其材聽于禁闈無止入出翼翼其心彌謹自律隨遇而安利患靡干承命卽往奚遠奚難東北海隅西南六詔甌閩炎陬金山遐徼間有難虞必請赴趨大獄叛藩無二漏誅人臣憲憲曰省臺院平章大夫宥密鈞踐先聖今聖賚予優優良駟天閑豪集御鞬橐鞬介冑鞍帶衣裘黃白之金委家如邱皇矣太祖于疆于理惟公會考實成其始遺厥大艱畀之神孫神孫世祖關乾翁坤考



其皇與南北猶判孰是浙右羸鬼歆裸大興師征截業  
百城罔不箠壺竭蹶義聲傳其國都辱主銜壁叢剛淮  
東諸州猶壁詔公進攻盪纒渠兇九域攸同公焉成終  
將天之意悠悠或在成始之孫宜際斯會益封桂陽江  
嶺外內于乃先烈克光以大嘗聞古先誓侯功臣泰山  
如礪國以永存嗟公王孫國泰山下權輿礪如其自今  
也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公伊札吉臺氏諱徹爾曾祖台齊初將突騎百夫宿衛

從太宗戡定中夏又勦平宋彭義斌擾山東太宗分  
土功臣由徐邳再剗於兵戶不足萬故國以兩州祖納  
呼憲宗伐宋師由蜀入從攻合之釣魚山戰疾力考奇  
嗜俱監其國以世祖建極中統之元庚申夏五月十有  
二日生公六歲而孤母夫人富察君介介自持動以禮  
節親戚不敢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質粹美不勤外傳  
六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益日多才略兼人恒  
以匡君經國自期至元十有八年軀幹盈常襲其祖衣  
長不能勝則知其先益魁傑也其年入見帝賜之問而



奇其對進侍帷幄湛露龍光汪濊涵濡絕其等夷時詢  
民情細微敷告無隱一諸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征入  
其地矣軍中夜驚公出撫遏人識言音喧沸一寂跳梁  
既平爲奏兵餘之民艱窶剝膚不賑恤之將不生活賴  
賜穀帛牛馬脫寒飢者無慮數十萬人歸擢利用監古  
武庫也匪爾在帝心人者不以付之二十有三年詔求  
逸遺于江之南且省其俗時相方急治賦鬻民學田官  
有其直令旣行矣公則止還諸學用爲完廟養賢之須  
歸以事聞制甚嘉可明年僧格分中書庶務立尙書省

初爲平章後爲丞相凡昔盜殺臣爲領部爲制國用使  
爲尙書省所逋錢粟併歸中書舉証爲中書失微殺其  
二相大爲計局鉤考毫釐諸省承風鄂省已劇浙省尤  
酷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鄰追繫  
收坐岸獄充牣榜掠百至或關夫三木責妻市酒以償  
民不堪命自經裁與瘦死者已數百人虐焰熏天諸王  
貴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奮然數其姦賊帝初未  
然益犯威顏言色俱厲帝以爲醜詆大臣失幾諫禮怒  
遣左右批其頰辯不爲止曰臣非有仇于彼而然直不



忍其罔上自私敢因雷霆一擊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  
受言之名臣實憤恥帝意始解命將衛介百人控鶴倍  
之入籍其家得金寶衍溢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  
帑罪旣彰白始鈐其人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  
惡浙省諸臣平章左右丞參政烏瑪喇默呼實都王濟  
等家併僧格之姻鄂省約蘇穆爾皆醢以謝天下以成  
其獄凡四過徐不入其家爲帝所忠怒御史臺臣不善  
瘴惡坐觀政紕其自當汝罪皆曰奪職追祿杖三者唯  
命江浙平章夙有怨于臺乘其憑怒自傍激之謂湖北

廉使功臣諸孫盜燒鈔八百定堂帖二十下谷姦數年  
賊終未入抱案帝前示曰稽是可見誤裂卷爲兩縫留  
半印公曰縫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爲宰相持半印案以  
訟人餘半烏在其人言塞帝顧罵而起臺誣始釋明日  
拜御史中丞無幾時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  
賜爲兩金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之惟汀漳劇  
盜積歲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約束不貪勝不蹂  
禾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柵不攻示以整暇晝則  
合圍山中夜則稅野偃旗仆鼓賊或僞降覘其何爲乃



豐酒肉飲食曉曰汝昔由不堪汙吏侵暴潛逃居此能棄險而還耕桑則平民矣吾安忍被汝反名而加誅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之他柵聞者相率以出其渠鄂特新日戢南奔大兵隨之偷生隲中其黨縛致于軍血鋒刃者纔是一馘自是方三千里枹鼓不鳴正席其堂畫諾而已聞帝不豫馳歸京師嘗藥晨夕俄然賓天與諸侯王大臣定策禁中遣使逆成宗龍庭入踐天位大德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召其都事賈鈞今參議中書者謂曰明詔責

使肅清宣明風俗教化而刀筆流爲御史者肆爲苛虐惟急徵賦以多爲功至迫子證父妻證夫弟證其兄奴告其主敗風教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帝聞之以爲得職風紀大體微意柏臺七年改浙省平章政事其治如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師多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而松江填淤歲久富民利之當水出塗築爲圍田以故瀰漫浸灌沮洳廣遠民不可稻公發卒數萬浚決疊石堤之導水入海使復其故凡身董役經時而成民得良田若干萬頃至今賴之九年召入平章中書贊



右丞相專力一心變和庶政希致隆平纔一暑寒責異已相曰方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決吾誠不忍汝見敗國以喪元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年四十七立朝之士在野之民齋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殲我良人矧鉅臣哉蓋棺之日最其家楮緡不滿二百而債券積多至十萬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昭炳白樂施爲仁不富之貫官給轎車始克歸葬于徐邳峽山之陽前夕茲山列炬如晝人則以爲公之營魄結爲光耀以助臨照之祥旣貴顯矣妣夫人杖之受不敢逃其孝又何如也

後公薨之三年當至大之元制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徐國公諡忠肅嗚呼今聖不忘哀而崇之所以爲人臣下賁幽墟可謂竭盡而無餘矣銘曰

維昔大帝立極之歲人生是時不億其麗何獨于公光嶽氣鍾娠是元臣豈億所同加敦詩書聞見開益甫踰弱冠帷幄出入于狩于征無遠不從靡夕與朝勤不懈恭天寵之承其言易直袞闕可彌憑恣安卹大沃宸聰盡殲孔壬于福平章百其贈金汀漳夙盜知公來臨授



其戈戕耕鑿謳吟成宗繼序曰秦漢下御史大夫丞相  
之亞俾行南臺不專繩愆體仁德音風教是宣移平章  
杭先民所急浚通松江壞防巨室中書平章曾不歲餘  
責右已相阿中速辜行馬施門用示不出憤疾以終救  
時望失將窆徐方峽山之陽貧僅能歸其清益彰嗟茲  
九土莫自神禹岱宗巖巖北徐爲襟其帶伊何淮流在  
南今其疆理蹙乎古始河齧彭城其水瀾瀾初公會祖  
以佐運功雖國是徐猶爵未崇於皇今聖公德之令哀  
蚤隕祚上公是命旣土旣爵傳子而孫帶礪山河國以

永存

徽州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兼管內勸農事虎公神  
道碑

李氏國涼爲宋金西北陞患三百年太祖徂征猶係天  
戈以故多取殲夷烏訥城帥實與宋臣戰死惟戲下鈐  
部官穆蘇和勒山首出降獨全從帥子惟忠則贈銀青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愍公恒之考隸分土淄州諸  
侯王王多其氣貌異倫精藝騎射能論說他國言爲華  
言如周象胥氏教以爲其國軍民總管從征淮南年七



十二卒二子長則公諱益曰古人以王父字爲姓我其  
法之我先人諱中其取一言姓遂虎姓未冠教參其國  
萬戶府謀議李壇反盜據濟南詔徵諸道兵誅之公在  
王國軍中分城長圍斷其遁塗七月而罪人投首以軍  
諮勞賜廐馬鞍勒衣服甲胄弓矢白金爲兩五十後命  
于朝官以承事郎知萬戶府事用兵襄陽王國軍亦徵  
公在行中復城長圍不釋甲六年當至元十年其守帥  
文德始下明年詔故太傅巴延以中書右丞相督圍襄  
諸軍濟以新籍之兵南伐旣渡江分兵五之一留故中

書左丞相阿爾哈雅時以右丞戍鄂大軍次浙西右丞  
相徇地湖南詔虞兩軍相距懸邈無以應急緩俾武愨  
公時以左副都元帥將是軍徇地江西公在行中從破  
劉槃熊飛吳浚張文虎文天祥諸軍下江西州七閩中  
州三廣東州十四護送纍臣入覲凡所詢軍旅事機陳  
對皆可官以中順大夫監龍興路是州爲新造之邦而  
宋餘孽兩王改元海中遣間四出官誅故臣在在起應  
蜂屯蟻附左翦右攘數年未平獨公善威讐而信柔之  
一境肅謐及陞帥府爲省滿秩省以其民安公聞制留



再爲凡監龍興五年移監撫州路始以日本之師繼以交趾之師供億百需一令之下急踰星火動裁以失軍興法其事之集獨先隣路省喜利臣復大加鉤覈旣徵于書又繁爲條約使吏自實有多牟于民而冒出于官者皆責償之自以爲功而媒貨其門鮮有不入罪罟者公獨完潔無絲毫得凡十年移監袁州路三年改監徽州路皆位總管上撫陞中議大夫徽陞少中大夫袁徽皆兼管內勸農事滿徽而歸曰吾旣得從戎天訖宋命會其成功受任先朝洪撫袁徽連牧四州服三品服人

臣願欲而不得者身享有之餘二十年可以止矣豈如他人上覬將相以致敗耶過汴慨息曰吾祖世官西河之隴吾考寓墳東海之濱是邦去路而邇亦地之中于是爲家可以西望吾祖東望吾考遂買田休居以大德三年辰在己亥十有一月二十有八日卒年六十三夫人楊氏巖于內治閨門截若男二人文輝文煥女三人長適武愍孫今湖廣行省左揆世安子利用監某次適池州總管府判官隋載子某幼姆始公之卒弟儀哭曰吾兄不滿年格果于遺榮期以自樂于日薄西山也曾



未中壽而遽已是我可不念其拓境之艱成家之難以厚其死乎凡喪葬須吾力能及不必出兄之家既墳請左揆曰乃曾考帥烏訥城我先人其鈐部官兄從戎淮漢江閩又惟乃考先正武愨是從今以男女故託姻里聞公有所善翰學嘗詩武愨麗牲碑者幸爲吾丐銘于以揭今而訛後死而有知骨不腐矣故左揆走書見懇曰儀非直克弟加善植業同里有貸黃金二鎰者死曰吾可同俗訟其妻子與見知者必其歸耶裂券火之又能以禮自律至里門則捨馬而徒其爲人槩是宜若不

可拒者燧曰嗚呼世有兄夷牀未寒已利奪其財于嫂姪手違恤夫葬與銘聞儀之風亦庶可少愧哉况兼是數美誠難能也故附書之儀由將東諸侯王射士制官承務郎提舉崇明州鹽場今領天后位之民夫人四其亞趙三子文郁文燦文炳銘曰

嗚呼維公少而卽戎與齊長圍平賊內訌先皇賚之騶裏以乘雕弓貝冑華衣晝映繼兵襄陽荷及于中旣下明年大伐是從分戍鄂省皇旋有命大師及吳江右靡定移武愨軍往徇于洪從收閩廣狼烟一空馳以入覲



山川形勝軍民休戚隨問隨應言悃而忠沃心宸楓曰  
洪汝牧虎節以庸公旣戾止嚴威信令植柔鋤強敦皇  
齊聖滿考再爲隣盜如蜂獨其境救郊農市工移撫十  
年其事始盛倭征交征一食日併海艘督造陸水仰供  
彼婪婪徒私先後公涅入緇出官刑忘鏡紛紛鬪禁如  
獸投穽噫哉維公克潔其躬移袁移徽一其初終六秩  
官歸時寵絕競如車善柅擊節月評平馬夷山突如防  
封于仟表之有碑穹崇載銘其陽其烈足證其來後昆  
其賴其慶



臣劉鳳誥恭校



